

戰門裏威長

(四幕五場話劇)

集 體 創 作
胡 可 改 作

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區政治部出版

854.63
214-33=3

戰鬥裏成長

(四幕五場話劇)

胡	輕歌
海	胡
珠	影焚
可	胡
	朋
改	集體創作
作	

時間

第一幕

第一場

一九三五年秋某日。

第二場

一九四五年秋某日。

第二幕

一九四八年秋某日。

第三幕

第二幕後數日。

第四幕

緊接第三幕。



3 0475 1058 5

104022

人物

趙老忠：貧農，五十餘歲，簡稱忠。

趙鐵柱：即趙鋼，其子，二十餘歲青年農民，後參軍任營長。簡稱趙。

趙妻：鐵柱妻，二十餘歲。簡稱妻。

趙石頭：即黑蛋，鐵柱之子，先是五歲，後是十五歲，十八歲。簡稱石。

楊有德：惡霸地主，五十餘歲，後當漢奸及國特要員。簡稱楊。

楊耀祖：其子，二十餘歲流氓，後任日寇警備隊中隊長，蔣匪保安第×縱隊第×大隊長。簡稱耀。

（以上人物年齡隨各幕相距時間增加之。）

老慶：農民，五十餘歲。簡稱慶。

倉嬌子：農婦，四十餘歲。簡稱倉。

周教導員：三十歲。簡稱周。

四海：通訊員，二十歲。簡稱四。

雙兒：通訊員，二十歲。簡稱雙。

文化教員：二十餘歲。簡稱文。

王德鈞：老戰士，後任班長。簡稱王。

崔大秋：老戰士，後任副班長。簡稱崔。

老 齊：炊事員，老頭兒。簡稱齊。

戰士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，……多人。

電話員。

偽軍甲、乙。

匪兵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，……多人。

羣衆老頭、老婦、壯年、青年、婦女，等多人。

第

一

幕

第一場

『衙門口，朝南開，
有理沒錢別進來。』

一九三五年，秋天的傍晚。

華北某縣城附近一農家。

屋裏，簡單的農具，有門通院內。

幕啓，場上無人。

趙鐵柱從地裏回來，他面色沉鬱，把鐵鍬『噹啞』一聲扔在就地，趙妻抱着黑蛋上。

（奇怪地望着他）你怎麼啦？搭拉着個臉子，又跟誰生氣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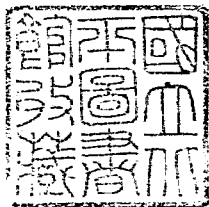
（不理，片刻）爹呢？

妻 爹去找老慶大伯去啦，說是要點『硃』回來等着耩地種麥呀，出去可有會子啦！

趙妻 （沒好氣地）耩地種麥？這三畝水地眼看就種不上啦！

怎麼？這三畝水地就生名叫楊家霸了去？咱跟他打了這一年官司莫非就……

趙妻 （發火）打官司！打官司！頂個蛋的用！



妻 你看你吃了炮藥啦？咱們種了十來年的地，他楊家造了張假文書來就能霸了去？爹

打算明兒再進城去一趟，要是官司打赢了……

趙 贏？（爆發地）咱們輸啦！（從懷裏掏出判決書，在手上用力顫搖着）大衙門口的判決下來啦！咱們輸給人家大財主了！

妻 （驚呆）什麼？咱們有理的倒輸啦？

趙 （展開，用手擊打着）這不是還扣着那大印！我草他八輩祖宗呀！我不宰了你們我出不了這口氣呀！

沉默，屋外人咳嗽聲。

妻 爹回來啦！爹還不知道呢吧？先別對爹說，他那身子骨兒剛略好一點，要是知道了，病兒又得犯！

趙老忠登場，抱起黑蛋。

妻 （故作鎮靜）爹！吃飯吧！

忠 （興奮地把手裏的一包東西交給妻）要了點子『硃』！趕明耨地種麥多使上點！黑蛋！你別抓！這不是吃的！這是毒藥！快放到那黑罐裏去吧！——這天底下真有好人哪！老慶又幫我盤纏錢！這回官司打赢了可不能忘了你老慶大伯！嗨，老慶說的對，輸是輸不了，要是輸，他早下判啦！這高等法院裏把這案子押了兩多月，當大官的心眼細哩！跟包老爺似的，只要咱們有理……

忠 趙

（蹙不住）有理擋不住人家有錢！有錢能使鬼推磨！

（堅信地）有錢擋不住有理！有理走遍天下！天下總有那青天大老爺！（趙欲插言，妻示意止之）青天大老爺看咱莊稼主兒受制，他也跟着掉眼淚！我知道，有這樣的黑臉老包，……

忠 趙

（難耐地）着我說就不跟他打官司！一把火燒了他雜種草的！

年幼的人，光圖說說痛快，犯法的事可幹不的，凡事全憑個理。咱們有文書，私憑文書官憑印，打到北京不怕他！……

忠 妻

爹！你歇歇！吃飯吧！飯不看涼了。

那是我花二十塊現大洋置的地，我一個人也沒僱，刮風下雨收拾那井，房都沒捨得蓋，先收拾那井，這才成了水地。他見賣主死了，造了張假文書，拿出五十吊制錢想贖我的！你看我趙老忠好欺侮！（咳嗽、顫抖，妻急爲他捶背）……我不管你天大的財主，我就要告你！你霸道！有國家的王法管着你哩！我明兒上太原府……

忠 妻 忠 趙

爹！你不用去告啦！爲麼不去？

（遞眼色給趙）爹身子骨還沒好利落，他怕爹再病在外頭。……

不碍事。咱們一家四口活的了活不了，搬的倒搬不倒姓楊的，全靠這一趟啦！到這節骨眼上，我不能打退堂鼓！（對趙）你去找你老慶大伯來一趟，我把家裏這事兒

一 趙 託咐給他。你們年幼，辦不了事。……
爹，不用去找啦。

妻 你就去吧！（趙遲疑，妻把孩子交給趙）你跟着爹，我去一趟！（下）

忠 （希望地）官司打贏了好種麥，打了一年官司花的這錢他楊家得賠給咱！鐵柱你說……

趙 （忍耐不住）爹！法院的判決下來啦！

忠 什麼？你說什麼？

趙 判決下來啦！

忠 噢！這三畝水地到了兒是歸了咱們啦！

趙 不，爹！咱們的官司打輸啦！

忠 （聽來有如晴天霹靂）什麼？輸啦？輸啦？咱們輸啦？

趙 嗯！地歸了楊家不說，咱們還得出錢賠禮！（躁腳）草他八輩祖宗！他仗着有錢有勢！花錢買的判決！

忠 （咳嗽，一口痰壅住，趙爲之槌背，少頃，吐出一口黏痰，喘息）你聽誰說？

趙 鎮子上送信捎來的（取出）這不是？還扣着大印，人家在太原又有買賣又有人，這不明擺着入了錢？

忠 （兩手顫抖着接過判決，呆望着）青天大老爺！……青天大老爺……（絕望地叫）

楊有德！你坑的俺們苦哇！……窮人沒路走了！俺們沒路走了！（咳嗽，喘息。）
趙 爹！爹！你躺一會！你躺一會！

忠 （自語）莫非真絕了我的後路？我五十多歲老頭子當真就要了飯？咱們這十幾年的光景莫非這就包了估？莫非我就這樣的死了？天哪！這就是那官府！這就是那理！這就是那王法！青天大老爺呀！（將判決書撕碎）

黑 爺爺！爺爺！

忠 嚷！你爺爺心眼裏悶的慌啊！（少停）鐵柱！你去給我打壺酒來！

趙 爹！你躺會兒吧！你病還沒好喝什麼酒？

忠 （沉靜地）好小子！喝口酒解解悶氣！……你老慶大伯爲咱忙活了這一陣子，操心受累的，不管是輸是贏吧，咱得謝謝人的這一片好心！鐵柱！你去打點酒！

趙 打四兩够嘍？

忠 唉！多打點子吧！打半斤吧孩子！

趙 下。

忠 （彷徨自語）老天！你看見了吧！三十年哪！辛辛苦苦掙下的光景……俺們可是好人哪！……莫非這就是那命？……唉！不如死了吧！死了吧！

黑 （哭了）爺爺！爺爺！你不死！

忠 嚷！爺爺不死！黑蛋！你到窗台上把那黑罐拿給我，……

黑蛋跪在炕上，取下黑罐給忠。然後眼巴巴地望着爺爺從罐裏掏出紙包，打開。又眼巴巴地望着爺爺把『硯』吞下。

黑 爺爺！給我點兒吃！

忠 （愛撫地）黑蛋！你不能吃！（拭淚）黑蛋！（抱起，用鬍髯吻着黑蛋的臉）爺爺先走啦！我倆眼一閉，兩腿一伸，我走我的啦！（巡視四週）唉！鐵柱！誰也顧不了誰啦！

趙妻上。

妻 我老慶大伯說隨後就來。爹！他呢？

忠 我叫他打酒去啦！

妻 爹！你……？

忠 你不要管。我蹩悶的慌。……

趙妻點起燈，擺上飯。

鐵柱持酒瓶上。

妻 （悄聲）你對爹說啦？

趙 嗯。

忠 你們統坐下，咱們一家子聚一會兒！你們吃着，我有話對你們說。……

趙、妻盛飯吃，忠自斟自飲。

忠 孩子！你娘命苦，死的早，你爹活了五十三歲，受了一輩子苦，熬到今天……唉！落了個這！你爹對不住你們哪！百嘛沒給你們丟下，丟下了一屁股飢荒……（流淚）

趙 爹！爹！

忠 你爹沒本事，……可是你爹活的志氣！孩子，你們大了不能給我丟了人。

妻 爹！你怎麼啦？

忠 ……佛憑一柱香，人爲一口氣呀！官司是輸給他了！咱們跟楊家這仇是沒完沒了呀！

趙 噫，爹！

忠 我死後……

趙 爹，你怎麼啦？

妻 （全時）爹！今兒後晌你怎麼淨說這些話呀？

忠 我死後……你們別忘了報咱這仇！小子！給你爹掙回這口氣來！我不要你們上墳燒紙，只要給我報了這仇就是我的好小子！（胸中焦灼難熬，勉力支持）

趙、妻 （全時）爹！爹！你怎麼啦？

忠 唉！小子！你們別難受，你爹活不過今兒後晌了！

妻 （發現罐子和紙包）爹！你吃了——黑蛋他爹！咱爹吃了硯！你快去找人哪！爹呀！

趙驚慌，返身外出，正碰上進門來的老慶。

趙 老慶大伯！老慶大伯！

慶 嗯！什麼？什麼事？

妻 我爹吃了砒！

慶 快！快去鎮子上抓藥！……唉！這是怎麼說的！

忠 （呻吟）老慶哥！不用啦！我只要尋死，就不打算再活，回來！不要抓藥啦！

慶 （見酒瓶，驚）老忠！你喝了酒？

忠 （點頭）嗯。

慶 （頓足）怎麼叫你爹喝酒呢！（望着在炕上滾動的老忠，難受，拉住披衣外出的趙，絕望地悄聲說）喝了酒就沒救兒啦！唉！預備後事吧！

趙 妻 （哭號）爹！爹！

黑 （嚇哭了）

忠 （打滾）哎呀！燒心哪！給我舀點涼水來！（接過妻遞來的水，飲下）老慶你坐！（落淚，責備地）老忠！老忠！你胡塗啊！你太胡塗啊！人在青山在！你可真不該

辦出這事情來呀，老忠！

老慶哥！

慶 唉！兄弟！你有什麼話你就留下吧！

忠 我冤枉啊！我人死，我心不死啊！……到閻王爺那……我也要告他姓楊的呀！

室外沉重的脚步声，衆注視門際。

楊有德偕子耀祖登場。

楊 這兒倒挺熱鬧！趙老忠！你輸啦，知道不知道啊？

慶 他四爺！老忠已就是快死的人啦！這不是吃了『馱』啦！……

楊 噢！吃馱尋死？這麼說咱們來的巧，差一步就趕不上啦！

趙 楊有德！你把俺爹逼死啦！你想怎麼辦吧？

耀 怎麼辦？活雞巴該！

楊 趙老忠！我趁你還有一口氣兒，我要問問你，我問你還告不告？

忠 我父親問你話哩！問你還告不告！說呀！

（掙扎起）姓楊的！咱們兩家沒完沒了！陽間告不下你，到陰曹地府我要告你！我的陰魂纏着你！叫閻王爺派小鬼來抓你呀！

別說廢話！這不是你告我們那工夫啦！我父親把你告下啦！

（怒）告俺們什麼？……（欲說爲慶止住）

耀 告你個誣告！

趙 趙老忠！你是原告，我是被告，我陪你丟人也丟够啦！你有種再去告！娘拉比的咱們手拉手再去過一堂！

耀 你服不服？不服還可以告到南京最高法院，告到蔣委員長那兒也可以的！我們楊家陪着，對不對？

楊 趙老忠！你娘拉比的睜開眼看看這爺們是誰？區長是我外甥女婿，縣長都給我送過匾的，這爺們拔下根汗毛比你腰粗。未從告狀你先估量估量你這點本錢！你敢告我！明告訴你，耗燈油也把你耗乾了！你懂的這個，死了也不冤！

忠 （呻吟）冤哪！

妻 （對楊）殺人也不過是個死罪，俺參與沒犯死罪吧？臨死了你們父兒倆還不叫他安生麼？

耀 （推妻）嗨嗨！你這娘們！是我們叫他尋死的？是我們拿殞給他吃來着？

楊 你們別拿死一口子人來吓唬咱，這爺們見的多啦！他死，活該！你們得把這筆賬頂下來！

趙 （咬牙切齒）姓楊的！你別怕還不了你這筆賬！我爹死了，我頂着，我死了，黑蛋頂着！只要趙家死不絕，總忘不了這筆賬！……

楊 好！耀祖，趁他還有口氣兒，把賬給他家報報！你們聽着！老慶，你也聽着！

耀 （翻開賬本）判決書上說應歸還侵佔之地三畝六分九，……

忠 （瘟聲）天哪！

妻 爹！爹！（對楊）我求求你求求你！

趙 起來！起來！咱不求他！咱不求他！

耀 (繼續念) 應賠償訴訟費車馬費叁百貳拾伍元整，額外賠償名譽損失費貳百元，共計伍百貳拾伍元整。

忠 (掙扎起) 小子！報仇啊！(痛楚地栽倒)

趙 (爆發地) 爹！(失聲痛哭)

妻 (全時) 爹！(哭)

黑 (哭) 爺爺！

慶 (長歎一聲) 唉！

趙 (突起立，頓足，沖下。)

慶 他四爺！這地是歸了你們啦，這錢可實在是……你看這一家子，眼下死人都發送不出去，包了估也交不起你這錢呀！

楊 娘拉比的你給我滾蛋！你要想充好人，你來替他還賬！

慶 我……我……我那點家當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！

耀 爹！你出了氣啦吧？

楊 這不算完！鐵柱不是說啦？他爹的賬他頂着，他死了，小雜種頂着！什麼時候還不清什麼時候不算拉倒！

慶 我求求你，他四爺！你高高手給他家娘們孩子的留條活路，……

耀 (指死屍) 這就是你們的活路！蔣委員長說過，閻會長說過，老百姓要安分守己，

只要安分守己，……

忽聽人聲嘈雜，火光隱隱照在窗上。

楊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耀 (出門望) 爹！不好，咱家失火啦！

楊 (急眼) 他娘拉臭×！我草他祖宗！

耀 不能放他跑了！誰幹的！

楊有德，楊耀祖急下場。

妻 (趨屍前) 爹！楊家失火啦！爹！你合上眼吧！（起視火光）燒吧！燒吧！越大越

好！燒光了他家！燒死他們吧！

慶 楊有德造的孽也到頭兒啦！該着！該着！（對妻）我去託幾個人，天塌了也得先把

你爹打治得入了土。……我看碾盤村你們也呆不住啦，發送了你爹，商量商量包了

估吧！碾盤村不是你一家，全村都在他碾盤底下過啣！我幫不了你們別的，我那口

薄棺材，留着自己住的，先讓你爹住了吧！……唉！

俺們一家子永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處呀！

妻 老慶下場。

趙鐵柱匆匆上。

趙（喘息未定）快拿給我那夾襖！還有我那雙鞋！……

妻（驚疑）你？你怎麼啦？黑蛋他爹！你怎麼啦？你上哪來着？

趙我！我給他家點了火！快吧！

妻（大爲震驚）什麼？楊家失火是你……？

趙我，我恨不能把他家一把火全燒光！

妻（焦灼）你還活不活？

趙我走！我走！快拿給我那夾襖！

妻（戚然，把夾襖給趙）你上哪去呀倒是？

趙天下大着哩！……下煤窯，扛長活，再不行當兵！要是掀不倒他楊家大旗杆我就不

回來！

妻（悲痛）你走嘍，……丟下俺們娘兒倆，可靠給誰呀？

趙黑蛋他娘！我丟在家裏也是死！唉！（望死屍）我要給爹爭回這口氣！我要報這個

仇！

妻你走吧！（少停）那咱們這一家子就這麼散啦？（哭）

趙（傷心）黑蛋他娘！你到俺趙家門也五六年啦，從沒過過一天舒心日子，楊家逼的

咱沒路走，……託咐你打治了咱爹，你就前走一步吧！

妻黑蛋他爹！你不要說這些！我嫁給你，就是你家的人，你就是十年廿年不回來，我

趙 跟黑蛋也等着你。你要良心，別忘了俺們，……
只要我不死，黑蛋他娘！我總得回來！

妻 我等着你，我要飯也得把黑蛋拉扯大，等孩子大了……（哭）黑蛋他爹！咱們還能再見面啫？……

趙 能！總有那麼一天！……萬一回不來，咱家這仇可就靠給黑蛋了！（抱起黑蛋吻着）黑蛋！爹走啦！

黑 爹！你不走！

趙 這村你們也呆不住，楊家還得找尋咱，記住！給黑蛋改個名兒，逃出去吧！
妻 噙！快走吧！

趙 （欲走，返回，跪倒死屍跟前）爹！爹！鐵柱給你報仇去了，鐵柱送不了你的終了！（磕頭，立起，頭也不回，下）

黑 爹！爹！

妻 （呆呆地）黑蛋！黑蛋！你爹給咱報仇去啦！（一陣心酸，哭了一聲，忍住）黑蛋！咱娘兒倆熬着吧！等你長大了，什麼就都好啦！

燈光漸暗，轉第二場。

第二場

『此處不留爺，自有留爺處，
處處不留爺，爺去投八路。』

十年以後，秋天的傍晚。

華北某大城附近某市鎮。

草屋，土炕，除鍋灶外僅有一領破蓆，一牀破被和幾個筐籃盆罐。低矮，陰暗。牆的高處有一個小窗洞，一線陽光正從那洞裏斜射進來。

燈光漸明。

一個女人正迎了陽光縫補什麼東西，她衣裳襤褸，面色憔悴，眼角上嵌了鷹爪似的皺紋，從頭髮的式樣上和聲調動作上使我們能夠認出她即是趙鐵柱的妻子。

槍聲數響，倉蟻子急入。

— 15 —

倉

（小聲）狗日的們又逮人哩！抓走了十來個，老萬家小子，二根子，都叫他們抓走啦！——說是搜查八路，哼！淨抓點子老百姓！

妻（小聲）八路又下來啦？

倉（秘密地）說是下來啦！多了去啦！（返回門外望望沒人）說是鬼子不行啦！要撤啦！漢奸們折騰吧！有你們受的！（把手裏的幾件衣裳給妻）給！石頭他娘！什麼？

倉（笑）又給你攪了活兒來啦！嘻嘻！這幾件衣裳，拆洗拆洗也能掙出一頓飯來。

妻（又掏出幾張票子）這是二牛給你的！作棉襖的工錢！錢兒可是不多，……

倉什麼多呀少的，他也是個受苦的窮人。

妻（掀開鍋看了看）石頭他娘！石頭回來嘍，叫他上我家地裏摘幾個北瓜，摘點子豆角回來，回頭我再給你拿過點山藥。你看你們吃的這飯！稀湯寡水，哪像人吃的？（悽然一笑）這年頭掀不開鍋的人家多哩！俺娘兒倆能吃上這，就算不賴呀！想起他爺爺剛死那工夫，剩俺娘兒倆叫財主家攆出來，天天串房簷，討吃要吃，有一頓沒一頓的……能熬到這工夫，這就算不容易！

倉（同情地）誰說不是來！這十年工夫——有十年啦吧石頭他娘？

妻（想）那會兒石頭五歲，這嚕他十五，整十年啦。

倉（感慨）唉！這十年工夫，一個婦道，一個娃娃，沒家沒業的，生那麼撞打過來，也真是不容易哩！

妻多虧你老人家這麼拉扯俺們，這幾年要不是倉嬾子你，俺們還不定怎麼着哩！這吧：住上有頂兒的房；冬天好歹籠把火就凍不死；吃的不濟不濟，見天有頓米湯

喝。這我就挺知足啦！你吃的、用的、老那麼幫補俺們，你真比我親老的還親，我可怎麼報答你呀！

倉 快別說這，『官向官、民向民、天下窮人向窮人』，誰也有個遭難的時候。

妻 可你也不是那富有的主兒嘍！

倉 （笑）俺老兩口好賴還有那麼幾畝地，怎麼不比你好過？這年頭就別分我的，先掙扎着混下去！等把鬼子打走了，石頭也長大成挑起家來，你也過兩天舒心日子。……嘻嘻！那工夫俺們還興沾你的光哩！

妻 （苦笑）可就是盼着那一天哩！……這幾年，老叫人疚着個心，可多嚙是個出頭的日子呀！

倉 別急，快啦！（悄悄）聽說杜村炮樓夜兒格叫八路軍給端啦，連大鄉公所也給砸啦，你可別跟外人說呀！（欲走）石頭呢？

妻 給人收莊稼去啦，這嚙還不回來。

倉 回來可叫他去摘點子來吃！（欲走）

妻 滾！——倉嬖子，你等等！我有句話跟你說，……

倉 （又坐）滾！有話你就只管說！只要你嬖子辦的到，……

妻 你剛才說的那事兒是真的？

倉 什麼事？

妻 八路軍是打過來啦？鬼子是要撤？

倉 （悄聲）我聽我外甥說的，那還假的了？（補充地）他在那邊（用手比八字）幹着差事哩！

妻 （滿意，吞吐地）倉嬖子！我夜兒後晌作了一個夢，夢見石頭他爹回來了。當了八路軍。跨着那武裝帶，拿着那機關槍，一進門就：『石頭！跟你爹燒炮樓去！』接着就去點火，燒的紅通通的一片，……我醒了，就再也睡不着，我想了又想，我想，（悽然一笑）莫非這是真事？莫非他爹真要回來？

倉 （同情地）作夢也有應了的。不是說有人在邊區那邊見過石頭他爹麼？

妻 都傳說他爹死在陽泉鏢上啦，也有人說是在那邊見過一個當八路軍的排長挺像他。誰知道真假呀？十幾年也沒個信捎回來。……

倉 別胡思亂想，你們逃到這村快五年啦，他可不知道，可捎信往哪兒捎呀！

妻 也是。……十年哪倉嬖子！你說他還能回來不？噫？

倉 （安慰地）着我說能回來！這不是日本子就快完啦，八路軍說話就過來。

妻 倉嬖子！我這命不濟，……

倉 什麼命不濟？我早先也信命，可那天叫我外甥把我說住啦，他說：在你們敵佔區，財主漢奸越過越有，老百姓越過越窮；在邊區裏頭，財主也不敢霸道啦，老百姓越過越有啦。莫非說邊區裏頭的窮人命就統好？咱們這兒的窮人命就統不濟？我一

想，對呀！莫非咱們這兒的窮人命就統不濟？我外甥說：邊區那方面沒有信命的啦！統信毛主席！

妻 毛主席？

倉 （秘密地）可別跟外人說，叫炮樓子上知道可不行的！我走呀，往開想，石頭他娘！

倉 嬌子下。

趙妻癡癡地站了一會，回去生火熱飯。

石頭上。黑蛋已長成一個十五歲的少年，他穿着露肉的破衣裳，額上血流不止。

妻 吃飯吧！（突驚叫）哎呀石頭！怎麼弄的？怎麼頭上這麼些血？跟誰打架來？叫人打的頭破血流的？我天天跟你說，咱們作活吃飯，人家財主家孩子咱們惹不起，惹了人家，到了兒還是咱們吃虧，你就不聽！哎呀怎麼這麼大個口子？（急用布包紮）

石 我誰也沒惹！草他姥姥的漢奸把我逮到炮樓子上打我，……我草他姥姥的……他們爲什麼單逮你去？

石 他們非逼着我說跟八路有聯絡，非說那兩個八路是我放走的，我說沒那回事，就擰住我胳膊拿棍子死打，還拿刺刀伸到我嘴裏去吓唬我，我說你挑了我我也不知道八路的事兒！那個新來的漢奸隊長就說：『小雞巴孩兒骨頭真硬！扎他一刺刀！』那

漢奸就朝我『爺老蓋』上拿刺刀一扎！我草他姥姥的！（疼，咬牙忍住）
（樓過孩子，流淚）唉！這是什麼年月！這命就在人家手心裏攢着，說遠就遠，說

殺就殺，……（少停）你倒是怎麼得罪下炮樓上啦？

我就沒惹他！我就是上葦坑裏去了一趟。

你上那兒幹什麼去來？（石不語）你對娘說。（去門首望沒人，返回）石頭！跟娘說實在的，……娘不生氣。

（遲疑了一下，索性坦白地）娘！我給兩個八路指了一下道兒。

（楞住了）小子！你真的——？

娘！你不是天天盼八路來麼？那兩個八路是便衣探子，先探好了才能端炮樓哩！

（愛撫地摸着孩子的肩）他們打你，拿刺刀扎你，你沒說實話？

說了實話就沒命啦！我連哭帶鬧，我怕連累上你，我就胡編了一通，我說我是丁村的，叫王二小，來串親來的，誰知道什麼八路九路呀，這他們才放我走。……

（鬆了口氣）好石頭！你是怎麼碰見八路的？

俺們歇晌，我上泥坑裏洗澡，過來倆人跟我打問砲樓子上有多少人多少槍，多少鬼子多少漢奸，問的可細哩。末了叫我指給他道兒進村來看看，我早看出他們是八路探子：要不怎麼穿的山槓子鞋？我就問：『你們是幹什麼的？』他說：『八路軍！快該端你們砲樓啦！你歡迎不？』我說『早就歡迎啦！你跟我來吧！』我穿上鞋就

把他倆領進葦坑啦。回來就碰上漢奸隊，問我見沒見倆人，我說早往南走了，他們騎上車子追了一陣沒有，回來逮的我。

妻 這嚮那倆八路還在村裏頭？

石 （興奮地）嗯！八路說啦，日本子是秋後的螞蚱，沒什麼蹦躑頭了，八路軍這嚮一百萬人馬！這砲樓子再多點也不攆打！草他姥姥的，端下砲樓我非宰了楊麻子！

妻 誰叫楊麻子？

石 就是那個新調來的漢奸隊長，就是他叫拿刺刀扎我來，我草他姥姥的！

妻 出去可別亂說呀！

石 嗯。還說日本子他大哥二哥都完蛋啦，光剩下老三小日本啦。八路軍越打越多，一個勁兒的往外開闢根據地，除了咱們這兒，淨成了八路啦！杜村夜格端啦！你還不知道呢吧？娘！

妻 盼着八路軍過來，日子就好過了。

石 娘！我去當八路！

妻 別胡說！石頭，你先躺躺！娘給你熱口米湯喝！

石 （忽然想起一件事）娘！我爹是叫鐵柱兒唄？

妻 （感到突然）嗯。可別跟外人說呀！怎麼啦？有訊兒啦？

石 不。楊麻子問我來。

妻 楊麻子？這人什麼樣兒？

石 什麼樣兒？高個兒、黑臉兒、小鬍兒、鑲倆金牙，城裏新民會長他小子。娘！你怎麼啦？

妻 （面色蒼白）他？（自語）怎麼還沒跳出他的手心兒呀！

石 （奇怪）娘！他是誰？

妻 石頭！他怎麼問的你？

石 他先看了我一陣，說：『小雜種！鐵柱兒是你什麼人？』

妻 你說呢？

石 我說：『鐵柱？俺們丁村財主家小子叫鐵柱，淨打我。』我這麼一說，他不問了。

妻 （嘆了口氣）……

石 娘！你認的楊麻子？

妻 小子，那是咱的仇人哪！就是不讓咱在村裏佔，把咱攆了走，十冬臘月連牀棉被也蓋不上，飢一頓飽一頓要了一冬的飯，往後娘才拾點莊稼，給人參個忙，捱呀捱呀捱到這個鎮子上，娘怕他找尋咱，把你的名兒改了個不起眼的『石頭』，心裏指望著躲開他們楊家了，誰知道轉悠轉悠又轉到人家手心裏來啦。……你爹叫他們逼了走，十年連個訊兒也沒有。（拭淚）

石 娘！你不要哭！我給你報仇！我養你老！

妻 小子！咱們這是在刀尖上過日子哩。娘就指望着你哪，往後作個事說個話的可長個

心眼兒，你要是有個好歹，可就苦了娘啦！

石 噫。娘！今天那倆便衣八路說，八路裏頭哪兒人也有，也有咱們這灣兒的，娘！我

爹敢許在八路裏頭！

妻 別胡說八道的！往後誰問你爹的事，你就說你爹早死在煤窖上啦。啊？

石 噯！

倉 嬌子上。

倉 石頭他娘！石頭他娘！（見石）哟！石頭怎麼啦！

妻 唉！真是天上掉下來的災難！你看，砲樓上楞說他放走八路啦，抓去又是棍子打又

是刺刀扎的。——倉嬌子！什麼事？你坐下說。……

倉 （秘密地）砲樓上的漢奸搜過來啦！挨門挨戶地搜，說是八路便衣進了村，這嚙正

在張老恆家折騰哩！你們有什麼幹贖的物件藏一藏吧！

妻 倉嬌子！你說俺們石頭在家裏不怕吧？他們見了與不再打他了吧？

倉 躲一躲吧！小心沒大岔。石頭！來！跟你倉奶奶來，走後門出去躲一躲！

倉 奶奶！甬！我不怕他們！

石 聽話小子！出去躲一躲！

倉 嬌子引石頭下。

遠遠叫罵聲、慘叫聲傳來。

妻 (自語) 這叫什麼日子啊！

趙妻去燒火熱飯。

皮鞋聲近，偽軍甲、乙入，巡視。

甲 (盤問) 姓什麼？

妻 姓趙。

甲 就你一個婦道？

妻 嗯。

甲 指着什麼過日子？

妻 幫人縫縫補補，拆拆作作的幹個零活兒。

乙 (搜出衣服) 這兒怎麼有男人衣裳？說實話！你這兒是不是窩藏着八路軍？

甲 (對乙) 你長着耳朵沒有？這不剛說指着給人洗衣裳縫窮過日子的？

乙 (把衣裳一扔，斜了甲一眼)

甲 老弟！積點德吧！都是中國人！(示意走) 報告隊長！這家就一個婦道，指着縫窮過日子。不像是壞人！

聲音 這麼快就搜完啦？媽拉比的給我應付差事兒！……

楊耀祖上場。此人早已作了漢奸，穿着日本軍服，皮鞋，洋刀。樣子沒有變，只是多了小鬍子

並且更加趾高氣揚了。他先燃着一支紙烟，火光映着他的臉。

趙妻一見大驚，急轉回身燒火。

耀 像這樣人家才應當格外仔細！這會兒窮小子心眼裏都盼着八路軍呢！窮人就沒好人！（問妻）你家沒別人？

妻 就我一口兒。

耀 （突然）你家藏着八路！說！說了沒事！

妻 唉！我們知道什麼叫八路呀？不知道。

耀 （奇怪地）呀！不知道就不知道吧，你老背着個臉兒幹什麼？又不是沒出嫁的大閨女，還怕人看？（命令）回過臉來！（大聲）回過臉來！拿眼瞅着我！

妻 （知躲不過，索性豁出命，仇視地揚起頭對着楊耀祖）

耀 （一見反倒楞住了）噢？你是……怨不得老背着個臉兒！你是怕我認出你來。哈哈，可到了兒還是叫我認出來了。（冷酷地笑着，踱着步子）你男人呢？發財了吧？沒回來看看你？趕明兒給他捎個信兒，就說楊家大少爺當了皇軍警備隊的中隊長了！莊合房又置了三處，等着他回來點火哪！

妻 （忍耐）你別找尋他，他早死了！

耀 死啦？哈哈，好！早就該死！有人說他當着八路軍，那麼說是假的了！

妻 （得到了消息，滿意地舒了一口氣）

耀 可是你還有個小子！有十五六啦吧？

妻 我小子也早死了！

耀 （嚴厲地）你撒謊！

妻 （恨恨地絕叫）我的小子已經叫你們——你不叫俺們在碾盤村佔，把俺攆出來，十

冬臘月早把個孩子凍死在破廟裏啦！

耀 這麼說你們趙家死絕了？

妻 沒死絕！我這不還有一條命？

耀 你這話要是夜來格說，我還信你，可是今天出了一樁事，我親眼看見他了。小雜種

嘴刁，他說他是丁村的，姓王，我一時糊塗放他走了。（狠狠地）今天你說！你的

妻 小子在哪兒？交出來還則罷了，要是不交出來，連你也喂了洋狗！

耀 我交出來！在太原東山亂死崗子上埋着！

妻 媽拉個比的給我打！

耀 偽乙應聲上，偽甲推開乙，用槍托打妻。

妻 說！說！你怎麼一點勁也不使？給我！（奪過大槍來，掄起將妻打倒）說！

耀 （爬起）死了！

妻 （又一下）說！

耀 （又倒地）是死了！

耀以皮鞭狠狠抽趙妻，趙妻慘叫。

倉嬌子上場。

倉 老總！太君！你看我這個老婆子面上，饒了她，這是個好人！我給你老跪下！……

耀 （停手）你是她什麼人？

倉 咳！街坊鄰居睚！

耀 （向倉）她家還有什麼人？你說實話！不說實話連你也喂了洋狗！

倉 對！俺們家就俺們老兩口，他是個拐子。

耀 她家！誰問你來！

倉 她家？就她一口兒！

耀 要是說瞎話呢？

倉 你不是說啦？喂洋狗！

槍聲數響。

乙 （慌）槍響！別是八、八……

耀 八！八！扒你的皮！繳槍的腦瓜子！

甲 慌什麼？八路不敢來！

耀 （斥甲）誰說不敢來！他來咱們釘着打！就是日本完啦咱們也不怕，蔣委員長早下來委任狀啦！咱們是國軍，國軍勢力非常雄厚，怕什麼？跟我來！（向妻）先留羞

你這條命！

耀率甲乙下場。

槍聲又數響，倉趨門際視他們走遠，回身扶起妻。

倉 嬌子！（委曲地哭泣）

倉 石頭他娘！你受屈啦！（也拭淚）

妻 倉嬌子！俺們的路怎麼這麼窄呀？他是想斬草除根哪！

倉 石頭他娘！我看石頭在這兒是呆不住啦！叫他出去躲避一下吧！等八路軍把這些雜

種收拾了再回來。……

妻 倉嬌子！我就是捨不得也不行啦！躲了十年也躲不出人家的手心。我想開啦！有他

沒咱，有咱沒他！我想叫石頭去找八路軍，去找毛主席！……

倉 對呀！不走也得叫他們抓了去，抓了去那還有個好兒？這一片叫他們抓去的年青人

還少啊？有個心眼的都當了八路軍啦！

石頭衝上。

石 娘！娘！（哭泣）他們打了你呀！我草你姥姥呀楊麻子！（少停）娘！我去當八路

軍！我給你報仇去！

妻 石頭，好小子，別哭！去吧！去當八路軍去吧！搬倒了楊家再回來！

倉 要走就快走，趁天黑。順關帝廟後頭進韋坑出去吧，杜村就有八路！

妻 (給石披上一件衣服) 好好跟着毛主席，聽官長的話。不把這些漢奸收拾了可不興你回來呀！

石 恩。

妻 別哭，石頭！出門在外得像個大人似的，眼看十五六的人啦！出去學點本事，給你娘報仇，給你爹給你爺爺報仇！啊？

石 恩。這個忘不了。

妻 娘但只有點法兒不死，娘就掙扎着等你回來。石頭！你是咱趙家門的獨根苗啊！你爹要是真不在了，可就指望你一個啦！

石 娘！你放心吧！倉奶奶！俺娘身子骨兒不壯，好和歹的託付你老人家啦！（下跪）

倉 (攙) 好小子！你放心！有我這老婆兒吃的就不能叫你娘受了委屈。

石 娘！我走啦！

妻 有順人長短捎個信回來，別像你爹，一去就不回頭啦！來，捎上這點錢……

石 恩！娘！（拭淚）我走啦！（決心，回頭就走，頭碰門框，急撫傷口，定了定神，匆匆下。）

妻 (癡癡地望着石頭的去向)

倉 石頭他娘！你把心放寬一點吧！

妻 (傷心地) 石頭連一嘴米湯也沒喝！……

她突然哭出聲來。

你想哭就哭一哭吧！

倉 妻

我等他爹等了十年。他爹沒回來，孩子又走啦。……（少頃，堅定地）我還等，我還等！我總得把那一天等了來！百日陰還有一日晴哩！那一天怎麼也得等了來。

倉

（安慰地）唉！石頭他娘，不光你呀！這年頭兒妻離子散的人家兒，數也數不清！大人甩開家，孩子離開娘！大伙兒都在受罪！石頭他娘！心放寬點！往長遠裏看！將後來總有一天，這世界得變個樣兒！

——幕落——

第二幕

『四海之內皆兄弟，
天下人民是一家。』

又過了三年，秋天的午後。

華北某新解放區的一個村莊，我軍某營營部。

室內，牆上懸有解放戰爭形勢圖，圖囊，望遠鏡，手電筒，大衣等；桌上有電話機。
幕啓，場上無人。

遠處的歌聲，近處的人聲笑聲間雜着。

歌聲由遠而近，又由近而遠：

『我們人民的武裝，

就是人民的希望。

槍桿拿在手上，

仇恨記在心上。

人民就是爹娘，

團結就是力量。

人民的武裝，戰鬥裏成長；

人民的武裝，百鍊成鋼。

紅旂來引路，

大軍無阻擋。」

隱約聽到：『一二三，四！』

電話鈴響，文化教員跑上，接電話。

文

喂！二大隊！……不在呀，喂！我們營長不在呀！……我是文化教員！你是哪一位呀？……噢，我們營長參加五連演習爆破去啦……就快回來啦……俺們教導員召集全營士兵委員開會哩！……不知道。……

趙鋼出現在門口，他向門外說話。

趙

（命令地）通知四連六連每排派兩個人去五連吸收經驗！不要找客觀理由兒，這就看幹部肯不肯花腦筋去組織！今天五連的連續爆破就不賴歹，迅速，確實！……

文

喂！你等一等！我們營長跟你說話啦！（向趙）營長，七號跟你說話。

趙

（走進門又返回）那是誰呀？帶着個眼鏡？我就知道是你，你近視眼嗎？像個什麼樣！摘了！咱們解放軍不搞那一套！（走入，接電話）

這時我們看到他就是趙鐵柱，他已經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了，年齡、經歷、職位和智識改變了他的風度。他有了皺紋，鬍子茬兒刮得青青的，只是兩隻大眼還保持着當年的剛毅之色。

趙 喂！七號嗎？我是趙鋼，……，嗯……，嗯……，嗯……，（捂住電話）文化教員，找教

導員來！帽子帶正！

文化教員下。

趙

嗯！……嗯！

聲音：『咱們誰也別犯主觀！咱們問問營長！』『問就問！』
雙兒和四海糾纏着上場。

雙

你問吧！

四

營長！（見營長打電話，馬上住口）

趙

嗯，明天拂曉。……準備三天的給養！……病號不能走的……嗯！……什麼時候
傳達？……

雙

（高興地跳起來打了四海一拳，悄聲）有戰鬥任務啦！

四

（也笑）你看你歡喜的！

雙

（悄聲）你估計估計這回該打哪兒啦？

四

（悄聲）我估計……

趙回頭看了他倆一眼，二人相覷，四吐舌。

趙

嗯，……沒別的事兒？（放下電話，憋不住的興奮，對二人假申斥）你估計什麼！找文書來！

文化教員上。

趙

不要去了！文化教員！你來寫一下通知。團部命令：一，明天早四點半起牀，五點開飯，六點出發。二，飯後各連重病號到營部集合送旅部休養所。三，今晚準備三頓熱給養！再寫上一條，今晚點名後各班排爲單位向房東告辭道歉，借老鄉的東西送還，紀律檢查組要切實負起責任。最後一條，連以上幹部，士兵委員會主任，晚飯後來營部開會。……就照我說的這麼寫！

文化教員寫通知。

四

（試探地）營長！又要執行任務呀？

趙

（故意地繃臉，但掩飾不住內心的高興）啊！晚飯後把老鄉借咱們的東西都送還！

四

老鄉借咱們什麼東西呀？

趙

誰說老鄉借咱們的東西來？咱們借老鄉的東西！一律送還！把東西整理好，什麼也不要拉下。你再給我丟了茶缸子就不行！

四

那兩隻小白兔兒呢？也帶上吧！

趙

（不耐煩）不要啦不要啦！送老鄉！打仗要兔子幹什麼？

雙

這回打哪兒呀營長？

趙

你去估計吧！瞎估計！你們剛才爭論的什麼問題兒呀？

雙

對！營長！俺們想問你個問題兒！

趙

什麼問題兒，看我這大老粗答的怎麼樣。

雙 你有家沒有呀營長？

趙 問這個幹什麼？

四 俺們打了個賭兒！剛才開討論會，我說革命就不能想家，他說革命就是爲的家，越想家越堅決，……

雙 我沒說越想家越堅決，我說，我土地改革翻了身，分了地分了房，我爲的保衛勝利果實參的軍，我有家，我不願叫蔣介石佔我們家，我打的更堅決。

四 對。我說：『咱們營長革命十來年啦，根本就不想家庭的事兒！革命更堅決！』他說：『營長沒有家，想個屁！』我說：『不對！營長有家，就是鍛鍊的好，不想！』

雙 爲這打了個賭兒，你作結論吧！

趙 （笑了）嘿嘿！我鍛鍊的不好，糞叉子吃扒糕，差的多哩！要叫我說呀，你們說的都有理，可是都有點兒不完全！

文化教員寫畢送來給趙看。

趙 （看通知）你這個文化教員專會寫美術字兒！叫咱大老粗看起來費勁。（蓋章）等一等再送。看教導員還有什麼補充。

四 怎麼都有點兒不完全呢？

趙 （問四）先說你，你有家沒有？

四 有，我家在湖北，遠哩！叫蔣介石抓兵抓出來，爹娘死活不知道。想也沒用，我根本不去想！

趙 你願打回老家去麼？

四 那還用問？上級下命令南下，我這就走！

雙 敢情說你心眼裏也想家啣！

四 噫。……可是我一點家庭觀念也沒有，我哪回戰鬥不堅決？

趙 爲什麼堅決呀？

四 爲什麼，就說吧，華北也需要解放，早解放華北好解放華中華南，要報仇不能着急，一步步的來，再說天下人民是一家，解放哪兒也是爲人民服務！

趙 革命不能光想個人的家，你說的對。你要把剛才說的這些也說上，就完全啦！

雙 營長！我說的那理由兒……

趙 （對雙）保衛勝利果實也一樣，你光保衛個人的家？

雙 不，保衛俺們全村。不，全邊區。不，全中國。

趙 （糾正）全人類！咱們將來還要建立共產主義哩是嘛？不光是保衛個人的家。（少停）這是一件大事兒！也不能光靠幾個人，毛主席說：組織起來嘛！

四 你這麼一說還差不多！

趙 （越說越有興趣）你想保衛自己的家，你想早早解放華北好去解放你們江南，你才

堅決打！不忘這個家，不忘這個仇，對嘛！可是想着自己的家也想着別人的家，把自己跟天下受苦人擰在一塊兒，誰的仇也報啦！

雙 這就跟那合作社是的，誰都有一股兒。

趙 也興解放湖北工夫你未必參加的上，可是解放山西就有你這個湖北人！

雙 這就跟那撥工隊是的！

四 那麼說你還是有家啊！

趙 叫我怎麼說！原先有家，十三年沒有訊兒，誰知道這工夫有沒有。

雙 那麼，打完了老蔣……？

趙 雙兒！現在還沒打完哪！你倒想叫我退伍啦？（認真地）你好生檢討檢討自己！只要敵人存在，這身軍裝我是不想往下脫了！

周教導員上。這位同志生就一付無憂無慮的樣子，他興奮地走進來。

周 （興奮地）老趙！經過訴苦以後……雙兒！搞點水搞點水！耍了半天嘴皮子，渴壞啦！

雙下。

周 經過訴苦以後，咱們營這情緒高漲多多啦！（掏出一些零碎紙片）你看！各連的立功計劃，挑戰書！要是馬上來個戰鬥任務，我敢保險……

趙 （笑）團部剛來電話，有任務明天出發。

周 啊？昨天團委會上並沒有……？一定是情況有新的變化。通知下了沒有？

趙 （遞給周）你看有什麼補充的？

周 （一面飛快地看通知，一面）打哪兒？跟咱們估計的一樣吧？很明顯嘛！（蓋章）四海！

有！

四 送通知！

四海接通知下。

趙 不過有一點咱沒估計對，就是任務來的這麼早！上級叫咱們抓緊一切空隙，一面隨時準備戰鬥，一面進行練兵！要快！要快！上級真有遠見哪！

周 哈哈老趙！這回達到了你的目的啦！

趙 什麼目的？

周 解放你的家鄉啦！

趙 （一笑）這倒是次要的。剛才通訊員還問我有家沒有，誰知道這工夫還有沒有啊！怎麼？你沒有家？咱倆搭伙計一年多，我可是一回也沒聽你說過個人的歷史！訴苦會你也沒談。說說，說說！

趙 我不歡喜翻騰舊事兒！

雙兒提水上，斟兩碗，又下。

周 嚷！說說，說說！

趙 （像談論別人的事似地）離開家十三年，給人扛長活，在陽泉下煤窖，事變後在車站上當小工，接着就當了八路軍。當戰士，當班長、排長，副指導員、連長，上抗大受訓，對，掛花，住院，解放戰爭，這往後你就都知道啦。

周 不，這我知道。我問你家庭的狀況，這會兒。

趙 （觸動心事，力求平淡地）十三年前就叫財主家攆出來了，這工夫在哪兒也不知道，託人打聽也打聽不到。……也興死了。——唉！不提這些！你捉摸捉摸還有什麼事兒該準備的，我有一個決心，……

周 你家裏還有什麼人？

趙 爹早死啦，剩一個老婆一個孩子。——不提這些！嚷，老周，我有一個決心，……

周 你跟你老婆感情一定挺好。

趙 你怎麼知道？

周 誰給你介紹對象你都關門兒！你等着她。……老趙，她一定也等着你，你們一定能團圓。你的小娃娃大概也十七八了吧？

趙 大概是十八。——老周，不提這些好不好？

周 （抱歉地笑）對！（作一個手勢）不提！

趙 我有一個決心，你看看有沒有這個可能，我心裏這麼想，……

周（截住）你先別說，你看我猜的對不對。

趙（笑）你猜！

周（抿嘴一笑）你心裏想，這回戰役非得爭取個突擊任務！（狡猾地笑了）嘻嘻嘻嘻！

趙（斜着個眼睛）我又犯了英雄主義啦，是吧？

周我可沒那麼說。嘿！咱們担任突擊營，條件可是不賴歹：一，訴苦運動以後，全營戰鬥情緒是旺盛的！（拿起桌上紙片）挑戰條件！請戰書！二，有充分主攻的經驗，加上這次練兵的成績，基本上掌握了火力掩護，小羣突擊，單兵爆破的戰術。三，什麼來？對！幹部細心，……

趙這一點還不能說好，只能說有一點進步。

周並且幹部信心和決心都很強。這一點很重要哩！這回去解放你的家鄉，你一定特別賣力氣，……

趙這一點我不同意！『特別』賣力氣，照你這麼說，我過去哪一回作戰……

周你別多心！不過我覺得這是有關係的。嘿？我說到第幾點兒啦？

趙信心我是有，就是老兵骨幹少點兒！新戰士和新解放戰士主要靠老兵來帶領，老周！在節骨眼上老兵那是真能給你解決問題！

周我也考慮到這一層。不過其他營的情況也一樣。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加強互助組了。要是這營每個連給我補充十個老兵，——多了不要，每個連十個，問題就都解決啦。

周 我當兵八年，光見補充新兵，沒見過補充老兵的。你的想法兒太不實際。

趙 （笑）我接受！

周 我不愁別的，我發愁上級不批准咱們突擊。

趙 爲什麼不批准？

周 上回兩次突擊任務都是咱們，一三營沒有爭取上，很有些意見。戰士們打不上仗，都說起怪話兒來啦。這回……就怕輪不着咱。

趙 （瞪眼）咱們爭取！咱們營老總們要是打不上仗，那怪話兒更多！老周！寫信要求！

周 （詭譎地笑着掏出一封信）早寫好了！你看看……

趙 （沒料到，滿意地罵周）好你不早拿出來！（看信）

周 剛才在士兵委員會上，各連提出挑戰，都要求下回戰鬥擔任主攻，我把大家的意見綜合了一下，準備跟你研究的，沒想到明天就出發，巧啦！

文化教員興奮地跑上。

文 營長，教導員！咱們營住院的傷號回來啦！

趙 （興奮）多少？

文 二十五個呢！五連的王德鈞、老齊、崔大秋、……多啦！

趙 都好了麼？

文 就老齊沒好俐索，別人都好啦！

趙 （狂喜地拍周肩）老周！這就是給我補充的老兵！你的意見我不接受！

周 （興奮地）我撤消！

室外一陣喧嚷，異常熱鬧，從中聽到：

『傷好啦嗎？你們可回來啦！』

『好啦好啦！多虧你們惦记着！』

『真想你們呀！』

『在醫院裏早呆不下去啦！』

『哎喲！我的兒回來啦？可把你爹想壞啦！』

『老活寶！聽說你死啦？這不是沒死？』

『我呀，且死不了呢！』

『營長呢？教導員呢？』

趙、周趨門際，背向觀衆，舉手頻頻還禮。

周 （對外）屋裏坐，屋裏坐！

趙 （對外喊）告訴司務長提另作飯！烙餅！買到肉買不到？搞點肉吃！

王德鈞、老齊、崔大秋、石頭相繼上場。文化教員、四海、雙兒跟入。互相拉手言歡，倍極親熱。

石頭比過去高了點，由於穿着軍裝的關係，比過去整潔而威武多了。

趙（對四）四海，買盒烟去！（對周）你別瞪我，就買這一回！（對衆）你們回來的真巧！嘿？不是回來你們二十五個麼？怎麼就你們四個？

王（立起）他們在那邊那個村休息哩。俺們着急，先來啦！（對石）石頭！這是趙營長，這是周教導員！

石頭立起敬禮。趙、周還禮。

周走了幾天？坐吧！

王走了兩天半。今天趕了五十里，這才算到了家啦！這個村兒真難打聽呀！

趙王德鈞！腿好了麼？

王好了，沒傷着骨頭。接到你們的慰勞信，說是正訴苦練兵哩，我心裏話：『得（Dei）啦！這下子又落了後啦！』要不是傷口化了點子膿，我早雞巴出院啦！

周王德鈞！你們五連給你評了個功知道嘛？

王（故意表示不在乎）唉，提不提的吧，那回要不是掛花下來，那挺重機說什麼不能叫一營得去！後來我心裏話：『反正也是叫解放軍得了，算雞巴了吧！』

四海持紙煙上，營長分遞大家。

齊（正跟雙兒開心）在醫院裏真把人整悶壞啦！要求了五六回這才叫出院。老齊！那個敵人不會打槍，要是我，一槍就把你撲死啦！

齊（嘻皮笑臉）死了還行啊？我還想看看共產主義社會哩！

趙（申斥而無怒意）聽說你扒了光膀子一蹦一跳地才打槍哩！那是鬧着玩兒的？你還笑！往後你們這當伙夫的不准參加戰鬥！

齊（立起，瞪大眼，一本正經地）我誤不了作飯就行嘛！你看你這個營長！

趙不講戰術！打死了誰負責任？

齊我負責任！打死了回來押禁閉，行嘛？

趙（暗笑又繃住臉）你是炊事員！研究着把飯作好就是你對革命盡到責任！你笑！游擊作風勁兒！

周（對崔）你也是五連的？

崔五連的，崔大秋！

周對！你是打運城爬城負的傷，對吧？完全好啦？

王他呀，早好啦，光找隊伍找了一個多月，可巧找到俺們醫院，碰上俺們這才……

周就你一個人嗎？

崔打運城，咱們營負傷的同志好了的俺們仨，都回來啦。醫院裏留俺們參加後方工作，俺們不，非回來不結。路過什麼縣來？地方部隊也留俺們，有那傷號說，哪兒不是當兵！也有個把留下的。俺們說什麼不幹，非回前方不結。……

周（感動地）路上受罪了吧，你們？

崔

受罪倒不怕，就是心裏着急。在隊伍上不覺，一離開隊伍就像離開家似的，心裏光想隊伍。想急了就唱歌，……糧票花完了要了兩天飯，虧了碰上後方供給部的一個馬同志，給領了點糧票。哪兒也打聽不到啊，好容易打聽到，又說是早開走啦。俺們仨開了個討論會兒，研究着只要出不了華北圈兒，非找到咱們二營不結。整整找了一個月零五天，這才到了家啊！

周 趙

（激動地）老趙！你說！有這樣的兵兒，革命怎麼能不勝利！

文化教員！編個稿兒吧，這個題目就叫『想家』！這個家就是部隊。你們想家，家也想你們！你們是革命的本錢，咱們的寶貝疙瘩呀！老周，今天回來二十五個老戰士，這够一個排，不！（肯定地）這是一個連！你們回來的巧啊！馬上就開始新的戰鬥任務啦！

衆歡欣雀躍。

石 趙

（冒冒失失地）營長！是不是打太原？

（視石頭）你這小鬼是哪連的？

石 趙

哪連也不是！

嗯？

（代爲解釋）他跟俺們一塊兒休養的。別看人小，立過功哩！他們隊伍過黃河啦，他非要跟我來咱們這兒！

趙 噓！那不行啊！咱們不能收留啊！（視周）你看，這個問題兒……

周 請示一下上級好啦！（搖電話）喂！辦公室！……劉參謀麼？……我是二大隊！我們這裏有一個歸隊傷員，他們隊伍過黃河啦！不能歸原建制！他混到我們歸隊傷員裏頭一起來啦！問問這個問題怎麼處理啊！……（問石）你叫什麼名字？

石 趙石頭！

周 喂！叫趙石頭啊！……（又問石）哪兒人？

石 榆次。

周 喂！榆次人！……好好，我等你。

趙 （注意）你是榆次人？什麼村兒的？

石 俺家早搬到太原縣去啦，沒回過榆次，誰知道什麼村兒！

周 （不離耳機）你們——老鄉？

趙 嗯。（忽然產生一個奇怪的念頭）你十幾啦？

石 十九。

趙 （搖搖頭，啞然失笑，自語）不對！根本沒有可能！

石 （認真地）完全有可能！

趙 有什麼可能？

石 我說十九歲就是十九歲！怎麼沒有可能？

趙（笑）不，我說的是……

周喂！喂！怎麼答覆？……好好。（放下聽筒，對趙）可以暫時收留！有機會馬上送還原建制。

石（一聽急了）營長！我不南下！我就在這兒幹啦！

趙爲什麼？

石（看王德鈞）我就是奔着打太原才來的，要不呀，哼！……

周你聽誰說打太原？毛主席給你打電報啦？

齊老百姓都知道！有的說早打上啦！

趙（對齊）你是軍隊還是老百姓？老百姓還傳着說太原解放啦哩！你也信？你就會笑！軍人只聽上級的話！

石反正我是奔着打太原來的！

周（笑）你就爲了一個打太原？要是不打太原馬上南下呢？大家來說！

衆亂嘈嘈地：『跟着走唄！』『南下就南下！』『哪不是一樣？』『服從命令！』

四叫我南下，磕頭都幹！

石（勢孤，不服氣）我娘還受着罪呢！我天大的仇還沒報呢！你們沒受過那麼剝削！

四（耐心地）怎麼沒受過呢？我家在湖北，比你家更遠，報仇更得遲點兒！

趙（耐心地）你的仇大，我的仇也不小！我爹是叫地主逼死的！

石我爹叫地主逼跑了，死在外頭，……丟下俺們娘兒倆……（拭淚）

趙（用上級作解釋工作特有的腔調）好嘍！這回就要打太原——報你的仇——（命令地）你暫時就在營部通訊班工作。

石（像是有意見，望望王德鈞，望望營長）

石頭！服從命令。哪兒也一樣，再說咱們又是一個營，斷不了見面兒！

四石頭！咱們在一塊兒！哪是你的背包？（找）

石使什麼槍？

雙美國槍！司登式！

石（笑着擦一下眼睛）走！（拔腳就走）

四海和雙兒幫石頭拿背包挎包下，四向石頭示意，石返回，向趙周敬禮下。

趙（望石頭背影）這小傢伙一看就知道！打仗是好兵兒！就是地域觀念太重。

齊跟我剛參軍時一樣。

周（打趣地）我看你這會兒也一樣。

齊（不服地）我覺着這嚙進步多啦！

周人家都當了排長副連長啦，你還是炊事員！

齊（解嘲地）我是不想當幹部，那物件忒操心！——噫？炊事員也是革命工作呀！你

敢說不是革命工作？對嘛？（笑）
衆笑。

周（轉向王、崔）王德鈞！崔大秋！

王有！

崔有！

周你們要準備當班長副班長嘍！

王（沒料到）教導員！

周你們老戰士責任是重大的！帶領新同志保持咱們營的戰鬥作風，完成任務，主要靠你們！有沒有信心哪？

崔有信心是有信心，還得靠上級多領導。

周王德鈞！你呢？

王（笑着）我……我還是當戰士吧！

周怎麼？你也嫌當幹部操心？跟老齊似的？

王（如坐針氈）就說當戰士，叫我衝就衝！死了也不怕。要叫我指揮別人……叫別人去衝、去傷亡，……我總覺着良心上……

趙良心？這叫什麼良心？革命光靠你一個人去衝？

王靠大伙兒！

趙 不要領導，不要指揮！

王 不要指揮那不亂了套啦？

趙 對呀！要誰指揮？要堅強的、有經驗的！要能團結人的。叫新兵當班長，指揮老兵？你是共產黨員嗎？

王 是。我服從分配！

趙 共產黨員的良心就是人民的利益，什麼時候革命需要咱，（有力地）挺身而出！敢負責任！

雙兒背司登式上。

雙 營長、教導員！在房頂上看見歸隊的快進村啦！

周 咱們歡迎去！

衆 走！走！

趙 我也去！雙兒！

雙 有！

趙 看家！注意團結那個新同志呀。

趙、周與衆人下。

雙 （向門外）咳！趙石頭同志！

石頭拿着新發的司登式上。

石 (興奮地) 咱們明兒就出發麼？
雙 嗯！準備一下吧！……你有鞋穿麼？就腳上那一對呀？我給你一雙！（從桌下拿出一對鞋給石）

四海背司登式手拿一件襯衣上。

四 趙石頭！送你這件襯衣！

石 你們留着穿吧！我又不是剛入伍，我是老兵。

四 革命同志分什麼你的我的？誰沒有誰穿！對不對？缺什麼，說話！

雙 你來俺們營，有什麼不對付的地方勤提點意見。

石 只要打回俺們鎮子上逮住楊麻子，什麼意見也沒有！

四 誰叫楊麻子？

石 漢奸！要不是他，我還當不了兵呢！草他姥姥的好容易盼着日本投了降回家報仇，

四 娘的他又當了國民黨的官！出來三年啦，俺娘還不知怎麼樣呢！

石 你放心石頭！你的仇就是俺們的仇！俺們幫你報！剛才營長給俺們講的挺明白……

（興奮、感激、聚精會神地聽着）

漸近的歌聲遮掩了他們的談話。

——幕落——

第三幕

『革命部隊大熔爐，

千錘百鍊成鋼鐵。』

幾天以後，下午。

華北某敵佔城市外圍，野外。

已被我攻克的敵野戰工事，戰壕四通八達。略高於戰壕處有一個被炮火摧毀的地堡，碉頂整塊地墩在一旁，鋼筋痠彎地蟠曲着，碉身已只剩下敵的半面，尚存兩個槍眼，可供我瞭望敵方。壕內有幾個臨時挖就的避彈坑，暫時爲我部隊休憩所在。附近散亂地堆積着沙袋、木板、敵人遺下的子彈箱、血衣等物。

除一個瞭望哨外，戰士們正在休息待命，有的在有一句沒一句的哼着歌子，一面綑綁炸藥，有的在擦槍磨刀，談笑着。

幕啓直到幕落，飛機始終在近處和遠處盤旋，馬達聲強而弱、弱而強，間或聽到投彈的短促而渾濁的震響和機槍掃射聲。人們誰也不去理會，只有特別近時才有人間或向天上看一眼。

崔 這不是？上級把突擊任務交給咱們班啦！又領導咱們開了個諸葛亮會！對咱們提的打法也挺同意！上級滿足了咱們的要求，咱們也得滿足上級的要求。要是完不成任務，可就沒臉兒見人啦！

甲 副班長你淨撿那不好聽的說！沒問題！保證完成了！

崔 不是我顧慮，我覺着咱們的準備還不够似的！……

乙 對，要是把地形再看一遍兒，……嘿！有沒有熟悉這一片兒地形的？

丙 班長不是去看地形去啦！

崔 班長那人心細，他看了地形，就是不領咱們去看，也得詳細傳達給咱，這你放心。我覺着咱們把決心再檢查一下。夜來後晌光檢查了武器跟器材，決心方面講的忒少。

甲 沒問題！

乙 我同意大家一個個地表表決心！

丙 報告！我提個意見你參謀參謀，看看使得使得不得，我覺着咱們開會找個記錄兒！寫成一封信樣兒，回答一下人家上級的要求。完啦！

衆 對！

崔 對！咱們這就開始！離的遠點兒，說話定弦兒高點兒！簡單扼要點兒！誰先說？

衆 我說！我說！

文化教員屈身跑上，拭汗。

崔 文化教員！參加俺們班開會吧！

文 （興奮地）對！我先給你們念封信吧！這是一營給咱們二營寫的。咱們的任務不是突擊麼？他們的任務是打正面牽制！二連主攻，他們跟你們連也挑上戰啦！

甲 跟咱挑戰？挑就挑！情好兒吧你！

乙 你念念，什麼條件？

文（讀信）『團首長轉二營全體同志：爲了戰役的勝利，爲了搭救在蔣閻匪幫壓迫下的人民，替人民報仇雪恨，我們一營願和你們展開革命競賽，挑戰條件如下：一、發揚軍事民主，堅決完成任務。二、保證每個同志服從命令聽指揮。三、遵守戰場紀律，羣衆紀律、城市紀律，堅決執行我黨政策。四、根據以上條件，我營二連願和你營五連在這回戰鬥中比賽！此致敬禮並請回信，二營全體指戰員上。』

甲 沒問題！跟他挑啦！回信吧！

文 教導員叫我特別徵求你們班的意見！

崔（大聲問）咱們敢不敢應戰？

衆（一個聲音）敢應戰！

文 得！這回二連突擊任務全看你們啦！我這就寫回信！（蹲下，伏在膝頭上寫信）

石頭屈身跑上，汗流夾背。

石（喘口大氣）草！這個地方真難找！轉轉就轉迷糊了。（摸崔腦袋玩笑）黑閻女！

丙 營長叫你們突擊班抓緊時間休息，一小時以後就進入陣地！啊？

甲 哎呀！石頭！聽說今天要打的這鎮子就是你們家？

石（興奮起來）看的真真兒的！我拿營長望遠鏡看了一鼻子！村東關帝廟大旗杆，葦坑，都看的真真兒的，就像起腳下離那個碉堡這麼近！恨不得一邁腳就到了。……夜來後晌我一宿沒合眼兒，光想……

文（緊接）光想家啦！

石（可是）想家也不開小差！我心眼光想：快打吧快打吧！天怎麼還不明啊！誰知道我娘不在村裏，這嚙是死了還是活着？我真想回去看看，……

崔你要這嚙回去，非光榮地作了俘虜不結！

石誰說這嚙回去？（又要追着崔鬧）

丁望遠鏡裏照見敵人了不？

石照的見！照見敵人一羣一伙地忽流忽流過來，忽流忽流過去，還有一些老百姓，興是民快。一個當官的拿棍子打老百姓，一邊打一邊還罵：『草你妹子！草你妹子！』望遠鏡看的遠，聽的也遠麼？

衆笑。

崔石頭！你別打岔！俺們開會哩！

石誰打岔來？黑閨女！我跟你們討論個問題兒！這當突擊隊的事兒，我算一份兒行不？

衆歡迎！歡迎！來吧！

甲（故意地）不行！他算老幾？

石（急眼）怎麼？光與你們當麼？你們包下啦？

文 石頭！你別鬧啦！人家開會呢！

石 誰鬧來？解放我的家，不叫我當突擊隊橫是不行！

文（耐心地）你就是要下班，也得經過上級批准才行呢！

石 我早要求了一百遍啦，營長不答覆！答覆不答覆我也得參加突擊！

文 石頭！可不敢自由行動，你別看營長平常挺隨便，戰鬥起來可不管你是誰！

甲 找着挨吹哩那是！

崔 你看人家一營剛跟咱挑了戰，還『服從命令聽指揮』哩！

文 對，你們開會！（對石）石頭！咱們走吧！

崔 嘿！文化教員！你參加吧，捎帶給俺們記個錄兒！

文 行！

石 我也參加！歇會再走！

崔（對衆）這是個表決心大會，每個人都說說自己的決心！……

文（補充地）對，還得說出個理由兒來！比方說，我決心火線入黨！爲什麼要入黨

啊？也說說。

衆 對！

誰打衝鋒？

甲（不加思索）報告我說！——噫？什麼題兒來？

石 草！叫你說說你的決心！

甲 對！我決心怎麼樣啊？頭一條！服從命令聽指揮！不能跟那個人兒是的！（望望石頭）叫衝就衝！不管多危險不能講價錢！別忙！我還有哩！不立個特功也立個大功！

崔 說的實際點兒！

甲 怎麼不實際呀？我決心哪，……草，你這一說話我忘啦……對！我決心挑戰！

乙（慢條斯理地）你跟誰挑戰呀倒是？

甲 挑戰就挑戰嘛！還跟誰？

乙 你總得有個對象兒呀？

甲 我對象，我對象……（周圍看了一遭，指乙）我就對象着你！你這個功臣！

乙（滿不在乎）行！什麼條件？

甲（不加思索）什麼條件也行！

乙 我提個條件！不能光憑勇敢，得加點技術才行！得沉住氣，不能充大胆冒冒失失暴露目標！

甲 對！這是我的缺點！我保準改！就跟你挑這一條兒！

乙

你完了吧？該我說說啦。我的決心早下定啦，我決心功上加功！不光完成戰鬥任務，執行政策也得作到好處！不光顧自己立功，我還得帶動俺們那一組。不是叫說理由兒麼？我這心裏想，打蔣介石是大家伙的事，有多大勁兒使多大勁兒！老百姓一年辛辛苦苦不是早就是澇，還給咱掏着公糧，又出勤務又抬担架，我看比咱也不享福。修鐵路的工人，醫院裏當醫生看護的，更累！聽說營長教導員咱們連長指導員三宿沒睡覺啦，我是個黨員，我覺着要不好好完成任務，我誰也對不起，連小米飯也對不起。我就這麼個思想。

丙

報告，我也囉嗦兩句兒！

崔

你這個話匣子一打開就沒價完，簡單扼要點兒！

丙

對！（笑）我這個思想……說對說錯的別笑話！你們幫着參謀參謀看是什麼『主義』。我戰鬥經驗二五眼，可我也想立個功呀唔的，不論大功小功兒吧，多少得立他仨倆的。怎麼個性質呢？這麼個性質：嘿嘿嘿！這不是老蔣也快打完啦？毛主席說還有一年，是嘛？要立功得趕緊立，過了這個節氣可種不上莊稼啦！等全國勝利再想立功可就遲啦，對不？將後來回到村兒裏去，嬌子大娘的聽說誰家小子回來啦，一問：『立了個什麼功？大功呀小功？』『什麼功也沒立！』——多臊的慌！一說：『立了個大功！』『怨不得！起小兒我就看你有出息！』這臉上多光采！一直到老，捧着齰子才對小人們說哩：『你們這好日子哪兒來的？俺們打垮蔣

介石掙來的！我那年青時節參加解放戰爭打太原立過大功呢！』那工夫小人們連蔣介石是個什麼物件興還不知道哩！嘿嘿嘿！

崔（學丙笑）嘿嘿嘿！想的倒遠！誰接着？宋德義！

丁有！

崔你說！

甲這得找個翻譯！

丁不用翻譯！（掏出一個小本兒，翻開）我編了一段子快板，把我的決心各方面種種的意思都提到啦！文化教員，請你替我念念吧！

文（接過念）你們聽着：『回想當年，好不傷情。自幼受苦，又被抓丁。美國武器，拿在手中。糊裏糊塗，替他當兵。殘害人民，虐待百姓。得到解放，這才認清。上級領導，實在英明。全體同志，像親弟兄。訴苦運動，打開腦筋，親人仇人，這才分清。人生在世，要憑良心。殺敵報仇，立功報恩。寫的不好，多多批評。』（望着丁，滿意地笑着點頭）

衆好！挺順嘴！文化水兒不淺！有兩下子！

崔誰接着發表？對，你說！簡單扼要點兒！

戊（扭扭）我這回思想着……火線入黨光榮……我也不死氣白裂要求，你們看我戰鬥上表現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算，對不對？有缺點批評我，我改。……

崔 你是不是要求火線入黨？

戊 （點頭）嗯！

乙 噯，說理由！

戊 理由？沒有共產黨，俺家別說分房分地啦，我看連飯也刨吃不上，實話對你說吧！可光俺家翻了身也不行，還有那沒翻身的哩，像朱德義，像石頭，他們家還沒翻身哩！共產黨爲人民利益打仗，我看着好。就這吧，完啦！

崔 對！乾巴利落脆！

石 我有點意見！有沒有我的發言權哪？

崔 說吧！

石 我可是非黨員，可我聽幹部們開會說過，要求入黨光爲窮人翻身還不行，還得『爲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』，（對文）是吧知識分子兒？

戊 石頭的意見我誠懇接受！我說拉（讀辣）啦！

文 石頭補充的挺對，咱們不光爲窮人翻身，將後來還要走到共產主義社會。像蘇聯似的，人家國裏邊沒有受壓迫的，沒有受剝削的，人人都有事兒幹，人人都上得起學，人人都吃的飽穿的暖。不光是這個，想看個戲兒看個電影兒，村兒裏都有！那叫集體農場。生活忒幸福啊！

丙 聽說蘇聯使機器種地？

文 不說那個啦，一說沒個完！往後詳細給你們講講！

衆 對！

崔 我覺着大家的理由屬石頭提的好，眼下是爲打老蔣鬧翻身，歸總一句話還是爲了將來建設共產主義。咱們今天流血犧牲也不怕，都是有代價的！石頭，你也說說你的決心！

石 咱也不歸你們班領導，咱也參加不上突擊隊，立功也立不上，說不說的吧！

文 通訊員一樣立功，人家張保順就是一個典型兒！

石 咱也不想當典型兒！

崔 你小子光會說別人！（學石頭說）『爲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』！我看你呀！咳咳！

石 你別刺激人！誰不想爲實現奮鬥而奮鬥，不，誰不想爲實現共產奮鬥而主義！草，

我這嘴！誰不想爲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來？誰不知道那共產主義光明幸福啊？我是

說我立不上功！前邊就是咱們村，咱娘就在那兒受罪！我不想立功？

崔 得啦得啦，我說錯啦！敬禮！（敬禮介）

石 （一陣心酸，流下淚來，揉了揉下眼）草！我要不立個功，連我娘都對不起！我不想立功？（提起槍就走）

石頭下場。

丙 會開了半拉半，鬧了個這！

乙 你一句話給說惱啦！

崔 我再給他賠償道歉去！（欲走）

文 （止之）甯！他不是惱你！這同志臉皮兒薄，他是找營長去啦！我去說說他。（給記錄與崔）

崔 找營長幹什麼？

文 要求當突擊隊嘍！碰了好幾回釘子啦！

文化教員下。

乙 要叫我是營長，我就批准他當突擊隊！

甲 我不同意！那叫極端民主化！

丁 軍人以服從爲天職！

乙 不，我是說今天打的是他們村兒……

甲 （堅持）我不同意！

乙 聽我說完，我這出發點兒是說，石頭對他們村兒地形一定很熟悉，要是作個嚮導，比咱們瞎子摸魚強多多啦！

衆 （鼓掌）對！士兵委員！提個意見吧！

崔 對！提個意見！

炮彈落附近，戰壕頂上騰起塵土。

崔 瞎打炮！

甲 打哪兒啦？（爬到戰壕頂上看）

又一炮打過來。

甲 （坐一個屁股蹲）我日啊！

王德鈞屈身跑上。

王 敵人發現咱們啦！隱蔽點兒！

衆 班長回來啦？

怎麼樣？走不走？

到時間了不？

王 （擦擦臉上的汗泥）咱班都在吧？注意聽着！

崔 （向哨位）彪子！你也聽着點！

王 時間不多啦，吃了飯爭取先走一步，看看地形去。偵察員回來說敵人不注意這一面。敵人防守的正面由一營負責啦，咱們的任務是插到敵人屁股後頭去。突破前沿以後，按咱們夜來研究的辦法打。大家不用顧慮，一排作第二梯隊，三排專管輸送彈藥，咱們就一股勁的朝縱深裏發展，能前進一尺不後退一寸！堅決消滅這部分敵人！大家有沒有信心？

衆 （齊聲喊）有信心！

王 咱們班的黨員，老戰士，不用說得多賣把力氣，帶領新同志，別光顧個人立功。我

呢？沒當過班長，大姑娘上轎頭一回！一切要靠大家同志們幫助！在戰場上，一定要堅決服從命令，聽我和副班長戰鬥小組長的指揮！大家作到作不到？

衆 （齊聲喊）作到了！

王 這是個抄後路！敵人發覺早就費點事！敵人發覺晚就省點事！咱們要盡可量的減少傷亡，動作要靜肅、迅速，這個作到作不到？

衆 （齊聲喊）作到了！

崔 大家想一想個人的立功計劃，想一想跟一營的挑戰條件，啊？

王 （極隨便）副班長，我要是傷亡了，你代理我，堅決完成任務！

崔 對！陳玉山！

乙 有！

崔 我傷亡了你代替我！

甲 哪兒那麼巧就傷亡了，說的哩！

王 同志們，這個地形是這樣兒的，……

崔 嘿！班長！俺們想跟上級提個意見，看你同意不，——營長教導員來啦！

敬禮！
衆 敬禮，趙、周、四、雙，上場。

趙、周還禮。

周（看了看四週）這個地方就蠻好嘛！（指地堡）這裏可以瞭望！天黑了再往前挪！

趙四海！

趙有！
通知他們！營指揮所就挪到這個地方來！跑步！

四海跑下。

趙（向遠方）那是哪個連的？（發怒地）有交通溝不走偏要走上頭！打死了有什麼價

值！（掏出望遠鏡三步兩步跑上地堡）

雙兒跟去。

周（對王崔）你們準備的怎麼樣了？

差不多啦！

王沒問題！

周（對甲）你就會說沒問題！（坐下來和戰士們談）今天是咱們進入陣地的頭一仗

啊！準備了兩個多月，眼看兄弟部隊打勝仗，不用說你們，我這手也早癢癢的受不了了！（衆笑）兄弟部隊給咱們打下了這個山頭陣地，咱們也不能落了後！今天下午要把勁兒都使出來！把練兵的成績在實戰中運用一下，把我們的戰鬥立功計劃在這次戰鬥裏實現！

周 甲

沒問題！

你說沒問題，我說有問題！問題就在你這股子盲目輕敵勁兒！要完成任務就不能盲目輕敵。敵人雖然沒什麼戰鬥力，可是他依靠着堅固的工事就有戰鬥力呀！這是一伙還鄉隊改編的，純粹地主武裝！加上閭錫山的欺騙宣傳，政治上還是頑強的哩！估計不到這一點就要碰釘子。不能粗心，要講求戰術，打貓要當老虎打。同時要發揚我們一貫的戰鬥頑強性，接近了敵人就拿刺刀戳他！手榴彈轟他！這是八路軍起家的本錢，天頑強的敵人也踴頭咱們的刺刀手榴彈！攻進去，堅持！改造工事！準備敵人反撲！等後續部隊一上來，馬上向前發展！

放心吧！打的下就守的住！剩一個人也堅持！

周 衆

那就看你們的啦！

周 趙

娘拉比冒那麼大煙！狗日的要燒房子！

趙說話間從地堡處走下。

周 趙

（對趙）你還有什麼話講麼？

我只向你們突擊班講兩點，兵團的指示是很重要的！團長政委都特別強調這兩點：一、講技術！避免不必要的傷亡，幹部要特別注意，作不到這一點，完成任務也不算完成！二、愛惜彈藥，不許亂打手榴彈，非到跟前不打。過去許多次失敗的教訓都是：攻進去啦，敵人很快地反撲，咱們就沉不住氣啦，拚命地扔手榴彈哪！後續

部隊還沒運動上去，咱們的手榴彈早打完啦！堅持不住，自動地撤下來！鬥爭靠堅持，作戰也是一樣。堅持的住，就能勝利！

王 同志們！這一點作到作不到？

衆 （齊聲喊）作到了！

老齊挑飯担子上。

齊 開飯開飯！今後晌看你們的啦！看看誰是英雄，誰是狗熊！（見營長教導員在，吐了下舌頭）

衆吃飯。

趙 （看錶）吃了飯你們可以先出發到剛才看地形的那裏看看地形，你們連隨後就到。

崔 （向周趙）我們有個小意見！

周 什麼意見？

崔低聲用手比劃着說，僅能偶爾聽到『石頭』『地形』等字音。

丙 （與崔提意見同時）老活寶！一塊去吧！

齊 （不滿意狀）我不去啦！我怕營長吹我！（想了想還是憋不住）營長！……

周 （對趙）我看可以叫他參加一下！（開始走）

趙 （開始走）可以是可以，不過我考慮一個問題，……

齊 （高興地）我這兒先謝謝啦！

趙 謝什麼？

齊 不是叫我參加戰鬥呀？

趙 （繃臉）你把你的飯作好再說！——作的什麼飯？

齊 包子！嚐個吧？教導員！不嚐個？肉餡兒的！不找你要糧票菜金！

周 （拿了一個吃）你們連伙食大有進步啊！往後戰鬥時候還要多煮點稀飯！你說考慮個什麼問題？

趙 我考慮，這小傢伙跟我要求過好幾回啦，非要下班！每一回我都沒有准，這回……（替他說）這回要是准了，你說他會以爲他鬥爭勝利啦！（吃着走着）你愛面子！

周 極端民主我最不喜歡！（走着）

可是我看出你喜歡他的勇敢頑強勁兒！不行，吃饞啦！我還得吃一個！（返回去拿一個包子）可是爲了戰鬥的勝利……

周 吃着，二人且談且走下，雙兒跟下。

齊 齊望着他們的背影，無可奈何，只好誇大地嘆了一口氣。

齊 唉！（掏出兩盒紙烟來）吃完了飯抽烟哪，各位同志！

衆 哪兒的烟？

齊 你管哪兒的！不跟你們要錢兒！

甲 是你孝順咱的麼？

齊 你爹慰勞你的！

甲 （緊接）嗯哼！

齊 （緊接）兒！

崔 你哪兒的錢？

齊 津貼費！

王 （誠摯地）你跟俺們一樣多的津貼費，都是六斤小米，這麼慰勞法，俺們可落意！

齊 嘖！有哈不落意的，你們豁着命，土裏滾泥裏爬流血犧牲的，我還不落意哩！兩顆烟算什麼？快別提！（掏出小烟鍋吸烟）

崔 （不由得激昂地喊）老活寶！俺們一定拿勝利來回答你的慰勞！

衆 對！拿勝利回答你！

對！戰鬥上看吧！

衆 點火吸煙。

王 （向丙）就剩你一個人啦！快點吃！

電話員架線上。四海上，佈置指揮所，插上小紅旗。

王 集合！報數！向右轉！跟我來！

衆走，不知有誰哼着歌子：『我們人民的武裝，就是人民的希望，……』像磁石似地吸着大

家，一個兩個隨聲附和，漸漸聲音大起來。

當他們從老齊身邊走過時，有跟他拉手的，有跟他笑的，有跟他打鬧的，而老齊也就——

齊（一個個地讚美着）好生打！立個功回來！吹！看這小伙兒！……（招手歡送）衆下。歌聲漸遠，只剩了四海和電話員在有一句沒一句地哼着，一面作着自己的事。

齊（一面收拾飯担，一面激動地）你說這蔣介石閻錫山，投降了不就算啦！他偏不！（打趣地）你怎麼不參加戰鬥啦？老活寶！

齊（洩氣地）營長不是說啦？我這工作崗位重要！離不開！

四這下子你過不上槍癮啦！

齊你說這話我不同意！誰有打仗的癮哪？我瘋啦？（真摯地）兄弟！我是每當戰鬥，看着你們年青人這股子樂喝勁兒！這股子不怕流血犧牲勁兒！我這老頭子就覺着對不起革命似的，……

四咱們有什麼對不起革命的？

齊是啊！（激動地）一個賽一個！不爲升官、不爲發財！明知有危險，楞往上衝！前面倒了，後面上去！（一拍大腿一伸大拇指）嘿！我說這就是中國人那股子正氣兒！有這股正氣兒，革命要不勝利拿我老齊是問！

齊挑起飯筒欲下。

石頭匆匆上，與老齊撞個滿懷。

石 老活寶！他們出發啦？

齊 誰們？

石 突擊隊！

齊 出發啦！

石 （走）草蛋！不等我就走！（返回）四海！給我看着背包！

四 你幹什麼去，石頭？

石 我參加突擊隊去！

四 誰叫你去的？

石 我自己！（跑下）

齊 你呀！算了吧！我都要求不上！（下）

四 （想了想不對勁兒，喊）石頭！石頭！（追下）

電 （試機子）喂！喂！二大隊呀？好啦！

文化教員上。

文 就你一個人？

電 四海追石頭去啦！

文 石頭到了兒是沒有命令就自由行動啦！

趙、周、雙上場。

趙 什麼事？（向電）要團部！通訊員們呢？

文 四海找石頭去啦！

雙 不是開小差吧？

趙 不要胡說！石頭不會開小差！

周 石頭幹什麼去啦呢？

文 可能是想參加突擊隊，他不是要求了好幾回呀！

趙 （不悅）什麼？不經我們批准就去啦？不行！雙兒！把他叫回來！

雙 你們倆不是決定讓他參加突擊隊了嗎？算了吧！

趙 （加重地）把他叫回來！（感情地）不叫他去啦！（去接電話）

雙兒下。

文 （把寫好的信給周）這是給一營的回信。

趙 喂！團部麼？我們已經準備好啦！……已經進入陣地啦！……我感覺到沒有多大問

題呀！還有什麼指示麼？……（聽着電話，露興奮之色）你們哪一位來呀？……好！

與趙打電話之同時，周看信，四海拉着石頭上，雙兒跟在後頭，一壁勸說着。

四 （對石）你忘了咱們的立功條件啦？頭一條就是服從命令聽指揮！

石 我就不服從這一回！報了我的仇怎麼都行，不叫我去，我搞不通！

四 石頭！你忘了咱們上回怎麼說的啦？

趙

（放下機子，笑着對周）旅長跟團長對咱們營抱了很大希望，把咱們鼓勵的不輕！他們一會兒可能親自來具體指示！我要跟五連一起去！你就在這兒等他們吧！噯！上級真有遠見！徐司令員這回下了很大決心！堅決把這部份敵人全部消滅在外圍！不讓一個跑進城裏去，所以要動員大家準備連續戰鬥，像晉中戰役似的！這一仗打好了，對打太原有直接幫助哩！雖然疲勞點我看也是有價值的。噯！告訴你：今晚上各縱隊同時開始打，這仗打大啦！哈哈！老周！我一聽上級這意圖啊，我的信心更高了一截兒！徐老總的指揮你就不用問！這次又是一個大勝利！保準啦！

不過不能輕敵！你的急躁勁兒也得克服一下。

周 趙

一定克服！我的立功計劃第一條就是克服急躁心理嘛！（看錶）馬上就開始啦！（見石頭，板起面孔）回來啦？你的事情辦的很好啊！典型的無組織無紀律！立正！咱們解放軍是有組織的！不是老百姓！老百姓還有組織哩！你爲什麼不請示一下就自動開了小差？

石

（委曲）營長！你別給我扣帽子！誰開小差啦？……要開小差在醫院早開啦！就到這兒來！這人們當兵就不興開小差的！實話說吧！

趙 石

啊！你還蠻有理！

開小差！我要有那思想不是我爹娘養的！

趙 石

不要罵誓！我問你爲什麼不請示就下連？

石 我有錯誤與批評，對不？不興侮辱我人格的！

趙 好好，我接受你的批評，我不該給你扣帽子。可是你爲什麼不請示就自動下連呢？

石 我請示你，你不答覆麼！

周 （一面寫信一面插言）不答覆就不應當自由行動啊！

石 我也沒要求下連，我就要求這一回當突擊隊！

周 不在一回兩回，半回也是錯誤！你好好反省一下吧！早承認了對你有好處！

石 我沒的可反省！我一點錯也沒有！底下就是我的家！我娘死活不知道！是你的家你

不着急啊！

趙 我們馬上就要解放你的家嘛！

石 我要報仇！不叫我報仇橫是不行！你知道俺們娘兒倆受的那是什麼罪呀！……我起

小沒有爹，我娘要飯養活我，我大了，十四歲上就給人打短工，吃不上喝不上，……

……人家受不了的那罪俺們都受了……日本漢奸楊麻子逼的我呆不住，當了兵，出

來三年……丟俺娘一個人在家裏，誰知道……（哭了）

趙 （氣消）不要哭！你出來三年沒報了仇，我出來十三年啦！仇還沒報哩！

石 我怎麼比的了你？你是幹部！

趙 幹部怎麼樣？幹部是戰士變的！你將後來也有可能當幹部！我剛參加隊伍時候也像你一樣，報仇！報仇！光知道個人眼皮底下這點仇！有仇大家替你報嘛！革命是大

家伙的事，懂不懂？

那誰不懂啊！

趙 你一個人就能報了仇？你一個人背上你那司登式去試巴試巴！……要靠大家，就要組織起來！就要分工！沒有後方老百姓支持不行，沒有糧食不行，沒有民工不行！沒有他這個電話員不行，沒有我這個幹部不行，沒有你這個通訊員也不行！懂不懂？

那誰不懂啊！

趙 懂！什麼人都自由行動起來，沒有組織，沒有紀律，想幹麼幹麼，能打勝仗？能報了你的仇？

……

趙 記住！紀律就是軍隊的命根子！沒有紀律呀，革命早失敗了！懂不懂？

那誰不懂啊！

趙 三大紀律第一條是什麼？

石 （算了一下）一切行動聽指揮！

趙 你們通訊班立功計劃頭一條是什麼？

石 服從命令！

趙 你好好的檢討檢討！

石（噘着嘴）我不對！我的錯誤！你們多原諒吧！

趙還自由行動不？

石不啦！（拭淚）

趙石頭！

石有！

趙現在我命令你去給突擊隊帶路，因為你對這一帶地形熟悉。你就跟突擊隊一起，聽他們指揮，不許自由行動！記住，注意隱蔽，你的任務是領路，介紹地形！任務完成後馬上回營部。

石（想不到，破涕為笑）營長！叫我參加突擊隊啦？……

周（笑了）我說早承認錯誤對你有好處嘛！

石我保證堅決完成任務！這就去吧？

趙任務是什麼？說一遍！

石介紹地形，注意隱蔽，聽他們指揮！

趙跑步去！

石頭精神抖擻，恭而敬之地向趙周敬了一個禮，跑步下。

周這個小鬼脾氣非常頑強。

趙所以我還是歡喜他的。（看錶）時間到啦，老周，這兒靠給你啦！我到五連去，通

訊員！

有！

趙 跟我來！

趙、四下場。

文 教導員你看！冒那麼大烟！我估計敵人燒房子，可能要退！

周 不要存僥倖心理！文化教員！你負責包紮所，到你的崗位上去！

炮聲，炮彈從頭上呼嘯而過。

幕開始徐徐落，……

衆 正面開始試炮啦！再來一炮！

砲聲。

衆 （鼓掌）好！打上啦！

周 （接電話）喂！喂！喂！

——幕落——

第 四 幕

『只要敵人存在，

鬥爭必須堅持。』

緊接第三幕。傍晚。

華北某敵佔城市外圍某鎮，村邊。

一道極厚的土圍牆。牆的正中有一寨門，已用沙袋堵塞，僅留一窄小通道達村外；寨門右沿牆有幾個單人掩體，有土階可上下；寨門左爲一地堡，堡口用沙袋圍了個弧形。幕啓時煙霧瀰漫。

炮聲，機槍聲。嘈雜的人聲。

匪兵甲、乙、丙驅羣衆多人從寨門孔道入。羣衆號叫着掙扎回顧，爲匪兵攔阻毆打。

匪甲

狗日的！誰想回去誰就是『偽裝』！走！走！走！不走就斃你這兒！

羣衆

（嘈雜地）你們燒了俺們的房子，可俺們一家大小住什麼呀！……

我求求你們遲一會再點火！我娘還在裏頭沒出來哪！她是個瞎子！我給你跪下！你們修修好！給我留下那間破房吧！

老總老總！你總得讓我拿出個舖的蓋的呀！……

匪甲

這是上邊的命令！我們作不了主！有話找楊隊長說去！（狠狠地打人）

匪乙

你們的房子對咱們打仗有妨碍！妨碍射擊！這叫掃清射界！村北村東都點啦！也

不光是你們！……

匪甲 跟他們沒那麼多廢話，不走就使勁揍！我看你們都是『偽裝分子』！走！走！（用槍托打人）不走斃你這兒！（對匪丙）你怎麼不動手呀？打！狠狠地打！

匪乙 你們的房子對咱們有妨碍！要是不燒，就成了解放軍的踏腳石啦！更好打咱們！要是把你們全鎮子佔了，共產黨可是又殺人又放火！

火光突起，黑煙翻捲直上。

羣衆中有人忽大叫：『點着火啦！』緊接着一個女人尖叫一聲，向孔道衝去。羣衆跟隨着湧去，匪兵攔擋不住，匪甲突開槍一梭子，羣衆驚懼止步，一個女人栽倒在寨口沙袋上，頭倒垂下來。

匪甲 跑！誰還跑！

匪兵向右側敬禮。

楊耀祖率一幫匪兵匆匆從右上。此人氣勢與第二幕同，唯服裝已『美化』。他神情暴躁不安。（聲音急促）你們是二中隊麼？（指乙）告訴你們隊長！就說我的命令！這個地方

暫時沒有敵情顧慮，工事也很堅固，留一個分隊就可以！其餘兩個分隊叫他親自率領，馬上帶到村東三中隊右翼的工事裏抵抗！回來！告訴他！就說我的命令！給我死守！敵人打炮不要緊，你們可以鑽在地道裏！敵人一不打炮，馬上回到陣地！敵人突進來不許退！馬上組織反衝鋒！誰要退就地正法！

匪乙下。

耀 (回頭指匪丁) 告訴隊附！再打電話給總隊部！催催增援部隊！我們這個大隊防線太長！敵人的炮火很厲害！媽拉比的要緊時候飛機就不來啦！我草他祖宗！

匪丁下。

耀 (指匪戊) 告訴特務連！馬上派人把老爺子送到馬莊去！就說我的命令！

匪戊下。

耀 媽拉比的你們聽着！有我無匪！有匪無我！死了也不能投降解放軍，解放軍先甜後辣！早不殺你晚殺你！誰要想投降！就給我就地正法！有『鐵軍基幹』沒有？(匪甲立正) 要特別賣把力氣，將來有賞！誰是『偽裝』！誰動搖軍心！先斬後奏！

羣衆 (跪求) 楊隊長！修修好！放我們回去吧！……

我娘還在裏頭哪！燒死在裏頭啦！……

耀 媽拉比的這些人是幹什麼的！

匪甲 報告！這是村外那幾片房子的老百姓，爲燒房子的事……

耀 (斬釘截鐵) 一律燒光！沒什麼客氣！

匪甲 (對衆) 聽見了沒有？還他媽不死心！

耀 在這緊急關頭，你們來搗亂！(咬牙切齒) 你們這就是『偽裝』！『匪諜』！我把你們一個個地(掏槍)……

匪已從右跑上。

匪己 報報報告！八路砲打的厲害！中隊長打死啦！弟兄們眼看釘不住，一個班投降啦！有的往下撤！隊附叫快，快……增援！

耀 沒有增援！你去告訴督戰隊！誰退！拿機槍突突他！我草他祖宗！總隊扔下咱們就不管啦！我草他……

匪丁跑上。

匪丁 報告！黃隊附說總隊也受着八路軍攻擊，抽不出部隊來，叫你死守！與陣地共存亡！

耀 （暴躁）死守！死守！這叫守死！好！我草他祖宗我親自指揮！走！（欲下）
羣衆哭叫哀求。

耀 滾！滾！（命令甲）把他們押走！再搗亂就槍斃！……有我無匪！有匪無我！……
楊耀祖率匪兵匆匆從右側下。

匪兵甲、丙呵叱着驅趕羣衆自左下。

趙妻走得慢，被匪甲用槍托擊倒在地。

倉婦急過來攙扶。

匪甲 跟上跟上！

倉 老總你修修好！這是個半病子人哪！別打他啦吧！

匪甲（回顧）跟上！要是跑就像那個（指死屍）似的！（下）

倉（攙起趙妻）石頭他娘！

妻 倉嬖子！你別顧我啦！……你爲了招呼我，房子燒了也顧不的，你比我娘還親哪！

……我要不病，也帮你抱出點東西來……

倉 別提那個啦！誰的房子也燒啦！不光咱們！……唉！叫他們造孽吧！只要咱們人活着！總有個熬出來！

妻 這什麼時候才算熬到頭兒啊！

倉 這就快到頭兒啦！你聽這槍，多麼近啊！

妻 倉嬖子！我要不是等着，等着石頭回來，等着石頭他爹回來，我早熬不下去啦！

倉 唉！他們也是惦记着你哩！

倉嬖子扶趙妻從左下。

機槍聲，手榴彈聲響。

楊耀祖率數匪兵從右退上。

耀

（神色倉惶）叫他們給我反衝鋒！叫他們給我反衝鋒！剩一個人也得衝！死也給我死在那兒！（指丁）告訴一中隊派一個排迂迴到敵人側面去抵抗！再堅持半小時增援就到！（看錶，頹喪地坐在牆下）

匪丁下。匪乙扭住一個逃兵上。

匪乙 報告！他想臨陣脫逃！

逃兵 冤枉啊冤枉啊！楊隊長！我不是臨陣脫逃啊！……

耀 （暴戾）什麼！不是臨陣脫逃爲什麼換便衣？動搖軍心！『偽裝』！（命令）斃嘍！

逃兵 （跪求）楊大隊長！楊大隊長！開恩吧！我家裏還有七十歲老娘……我叫你們『編組』出來三年，可沒有犯過錯啊！……

耀 （命令）斃嘍！

匪兵乙拖往逃兵拉着走。

逃兵 （忽然變得堅決）我草你個祖宗啊楊麻子！你斃吧！老子死了不要緊！有人給我報仇！八路軍說話就來！快來吧八路軍！快來吧！逮住你楊麻子千刀萬剮呀！

耀 拉走拉走拉走！槍斃！

匪乙等拉逃兵下，猶聽得逃兵咒罵聲，緊接一聲短促的槍響，咒罵聲嘎然而止。

楊有德那個老傢伙一邊喊着：『耀祖！耀祖！』一邊笨重而驚惶地跑上。他的鬚子雖然白了，可是更加胖了，眼皮和兩頰的肥肉鬆弛地垂着，他穿一件中山服，掛一枚國民黨證和金鍊鍊，却又帶的軍帽，底下紮褲腳，手提一隻摺子槍，非驢非馬。

楊 （喘着氣）耀祖耀祖！……怎怎麼樣？

耀 爹！你還沒走？

楊 怎怎怎麼走的出去？南邊也有了八路啦！

耀 （一驚）什麼？南邊……

楊 耀祖！放毒氣吧！放毒氣吧！

耀 不行！不順風！再說八路在高處，……

楊 那就快點往外突！……

耀 爹！你快去換便衣！……

正驚慌失措間，左側轟然巨響，烟塵滾滾而過，匪衆驚悸奔突。視左方。

耀 （竭力鎮靜）不要亂不要亂！怎麼回事？

匪丙從左上。手榴彈聲。

匪丙 八路軍起南邊打進來啦，剛才這是炸藥！

耀 你別走！你跟老爺子去找老百姓換換便衣，找小道奔馬莊！大大有賞！去！

楊 （顫抖不已）大大有賞！大大有賞！

楊有德拉着匪丙，蹣跚逃下。

耀 （瘋狂地）機槍！機槍！掉過頭來！封鎖住這兒！你們一個排留在這兒堅守！無論如何不叫敵人衝過來！（指乙）馬上把三中隊調回來，集中在關帝廟！快！（頓足）草他妹子從南邊進來啦！

地堡裏匪兵庚出，把機槍掉過頭對左。

楊耀祖率匪兵從右逃下。

左方傳來『繳槍不殺』聲。

匪庚突然發射了一梭子機槍。

手榴彈在台上爆炸，匪庚斃命。

我軍戰士們衝上，戰士甲登地堡，把機槍掉過頭向右射擊。石頭把紅旗插上地堡後欲衝，爲王止住。

王 回來！隱蔽！你去跟後頭聯絡！同志們！手榴彈準備好！聽我口令再打排子手榴彈！

機槍聲，步槍聲急，台上沙袋崩起泥土。

王 （對戰士甲）節省子彈！

甲 敵人的。

王 剛才是敵人的，這啥是咱們的！蹲下！注意同志們！說扔統扔！一，二！

衆投彈。轟響，敵亂叫聲。

甲 草他猴哥！衝吧！敵人退啦！

乙 繳槍不殺！不要給反動派賣命啦！

四海衝上。

四 （伏在沙袋上）後頭上來啦！叫你們再向縱深裏打！營長說四連六連已經兜到東南

王 上去啦，叫你們向關帝廟壓縮，不叫敵人跑嘍！（說完滑倒在沙袋上）

王 四海！四海帶花啦！救急包！救急包！

石 我有！（過來撿起四海，爲之包紮傷口）

王 石頭！關帝廟是不是那個廟？（指）

石 我知道！我領你們去！

王 不用你領路了，你快把四海包紮一下，背下去！你指給我怎麼走！

石 那兒！大槐樹東邊那個旗杆！（有意見）班長！我……

王 同志們！準備好刺刀手榴彈！記住立功條件，堅決消滅敵人！第一組滾進！

崔 別忘了節省彈藥！

衆滾進下場，手榴彈聲，口號聲。

石爲四海包紮，遠遠衝鋒號聲和槍聲、呀聲傳來，底下石頭與四海談話之同時，我軍戰士陸續衝殺過場。

四 石頭！別管我！你快去消滅敵人！

石 班長命令我招呼你！四海，你到後方好好休養吧！我給你報仇！

四 別管我！別管我！

石 你別說話啦！

四 ……這是我的一封家信，將來打到我的家，你告訴我爹娘！（掏出信給石）

石 四海！四海！你別說這些話！（接過）

四 （又掏出一個小紙包）石頭……這是五千塊錢……我要是犧牲了……你交給教導員！就說我交的黨費！……

石 （接過）對！四海！別說這！你的傷不要緊！

石頭屈身背四海，一看——

石 （呼）四海！四海！（鬆了手，跪姿）四海！（不應，垂首拭淚。突躁腳，大叫）四海！我替你報仇！（拾起四海槍，衝下）

衝鋒號急吹。

燈光漸暗以至全黑。

半個月亮在天幕上沿弧線緩緩劃過去。

曙光。人羣的黑影。嘈雜的聲音。

燈光漸明。

戰士們和老鄉們一簇簇地攀談着，羣衆們爭着向解放軍同志傾訴。

老漢甲 要是你們再不來呀！我那房就全燒光啦！虧了你們來才把那火救滅呀！

老漢乙 你們再不來我們就沒命嘍！

倉 石頭他娘！你那心也往開裏舒展舒展！這不是那救苦救難的苦薩軍來啦麼？

妻 （深沉地）真是盼星星盼月亮啊！我這兩眼都快盼瞎啦！

老漢甲 你們來的太晚啦啊！

青年 喝水吧同志們！（用鐵壺給同志們斟水）

戰士甲 自己動手吧！（解碗喝水）

老漢乙 我這老頭子活到今天，就是死了也不冤啦！

老婦 這罪算是受到頭兒啦！好日子也開了頭兒啦！

小孩 叔叔！叔叔！我娘叫他們打死啦！……

戰士乙 小兄弟！別哭！俺們給你報仇！

妻 都逮住了麼，這些『國軍』？可不能饒了他們呀！

戰士丙 除了打死的統俘虜啦！光俺們班就俘虜了三十多！多哩！不光這個村！馬莊！

雙塔寺！一塊兒打的！再打進太原去你們這兒就再也受不着他們的壓迫剝削啦！

妻（親熱地）同志！我那小子也在你們這解放軍裏頭，他是大前年參加的，說是在第

一縱隊……你們知道嘛？他叫……

丙 第一縱隊？早南下啦！過黃河那邊去啦！咳，哪兒也是一樣！我是河北人，這不到

了你們這兒來啦！你小子也是有功之臣哪！

妻 我明白！我明白！誰能光守在個人家門上啊！不把國軍打完了，咱們也沒好日子

過！

雙兒上場。

雙 你們班長呢！王德鈞！崔大秋！帶你們班人們去照像去！

王 照什麼像？

雙 別裝傻啦！營長說啦，你們班立了集體功！你個人提另立個功！快走吧！旅部攝影幹事等你們哩！

青年 抓一匪兵上。

青年 同志！給你們抓了個活的！狗日的藏在俺們山藥窖裏頭啦！

老漢甲 （對匪兵）你們那威風呢！還打俺們不？還罵俺們不？還燒俺們房子不？我非

……（欲打）

王 （攔）大伯！別打他，不是俺們不叫你們出氣，解放軍的政策，他們不論官兵，只要放下武器，就寬待他了，他們也都是『編組』抓去的老百姓！算賬要找大漢奸大惡霸！死心眼的反動派！……

妻 同志！像楊麻子跟他爹可說什麼不能饒啊！

羣衆 （騷動）你們可別叫楊麻子跑了啊！那是個活閻王！殺人無其數啦！

老漢乙 逮住楊麻子可不能饒啊！

老婦 還有楊有德老狗日的！『自白轉生』可把俺們制壞啦！我那小子就死在他手裏啦！……

倉 同志！楊家父兒倆可在這一片造下大孽啦！殺人，燒房！逮住零刀剛也不解氣呀！

戰士押俘虜一隊過場。

青年（跑上去把楊有德從俘虜羣中拖出來）這就是楊有德！楊麻子他爹！

羣衆一擁而上，戰士們勸阻着。

妻（見楊、發瘋似地）楊有德！楊有德！（往前擠，被攔住）你叫我看看他不行啊！

（擠到楊跟前，顫抖，一屁股坐在當地）天哪！（哭）

倉（懇求地）好同志！你們叫她打兩巴掌吧！也叫她出出這一輩子的氣吧！

老漢甲 同志！這是從刀尖上爬過來的人哪！

青年 沒說的！（一躍而上，按倒楊有德）跪下吧你！

妻（大哭）老天！我怎麼會有今天哪！

倉 石頭他娘！別光哭！你倒是打他呀！打呀！

老婦 不怕啦！有人撐腰啦！這不是咱們解放軍？

妻（忽然立起拉住楊有德）楊有德！楊有德！你看這是誰！你看這是誰！（瘋狂地）

我今兒可不怕你了哇！（大哭）楊有德！楊有德！你害的我一家子好苦哇！

倉 石頭他娘！你倒是打呀！打他呀！

妻（哭）娘啊！氣的我出不來氣呀……我打死你也出不了這口氣呀！（舉手打，又無力地落下來）

石 你們幾連？叫你們把俘虜統統送到關帝廟裏去集合！快吧！

俘虜下場。

石 滾？黑閨女！這是幹什麼的？（對羣衆）鄉親們！不要打了！等交人民法庭……

石頭抓住母親的胳膊。

倉 （驚喜得叫出來）這不是石頭？石頭他娘！你們石頭回來啦！

妻 （茫然四顧）啊？石頭！石頭！哪兒他哩？

石 （意想不到）娘！……倉奶奶！

倉 石頭他娘！這不是你們石頭？（歡喜地拭淚）

羣衆 （驚喜，感動）石頭！你回來啦？叫你娘啊！

妻 （突然抱住石頭，哭）我的親小子啊！咱們娘兒倆還有今天！……這一天到了盼了來了！……

石 （流淚）娘！（不知說什麼好，強笑）娘！（又想哭）你別難受！我這不是在你跟

前麼？你看！俺們解放軍同志多哩！二三百萬都是給咱報仇來的！娘！楊麻子哩？

羣衆 （騷動）滾？楊麻子哩？楊麻子哩？……

有人在後面人叢中回答：『見閻王啦！』

羣衆 死啦？唉！怎麼叫他死了呢！

妻 楊麻子死啦！叫解放軍打死啦！好小子！快謝謝你們同志們吧！

雙兒（笑）對！謝謝俺們吧石頭！

老漢甲 好人總有好報哇！

老漢乙 你這個小子是有功的人啦！多虧當了解放軍！要不怎麼會有今兒個？

妻 小子！你還沒謝謝你倉奶奶哪？

石 倉奶奶！

倉 婆！不興哭啦！咱們統得歡喜歡喜啦！解放軍救了咱們大伙的命！我那房子也叫解放軍救下啦！這是個大喜的日子！你們娘兒倆也該回家去歡喜歡喜啦！

石 倉奶奶！我還有任務！娘！我還得去找營長跟教導員哩！我要不請假回了家，就犯了紀律啦，俺們這紀律可嚴哩！這不，俺們營長跟教導員來啦！

趙、周且談且上，戰士們敬禮。

趙（正談得起勁，一壁還禮）敵人的工事屬這邊堅固，這回要是選擇突破口在偏東一點就更有利，……咳？你們還不去照像？快去吧！

王、崔率本班戰士下。

周 石頭！這下子達到目的啦吧？報了仇沒有？

石 報啦！……不，沒報，四海的仇還沒報哩。

周（沉痛）四海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！我們應當向他學習！

趙 革命嘛，就免不了傷亡！四海是值得的！四海是光榮的！

石 娘！這是俺們周教導員！這是俺們趙營長！——這是我娘。……

趙與趙妻對視，雙方都受到極大的震動。

石 娘！你怎麼啦？

妻 石頭！你們營長也姓趙？

石 嗯！

趙 你……你是黑蛋他娘？

妻 哦！他爹！想不到我這一輩子還能見着你！……

石頭驚訝地望了望母親，望望營長。

周教導員和雙兒連羣衆都莫明其妙了。

周 老趙！這是怎麼檔子事？把人鬧糊塗啦！

倉 石頭他娘！這就是石頭他爹？

石 我爹？

趙 （激動地）我也沒想到在這兒碰上你！……你怎麼搬到這兒來的？……我出來十三年，我沒有忘了你們，沒忘了那仇，我雖然對不住你，可是我還是對得住你的！……這話怎麼說呢？今天……這太好啦！你怎麼熬過的這十三年？嗯？……

妻 石頭沒跟你說過麼？

趙 （望石）石頭？你就是黑蛋麼？

妻 怕楊家找尋他，改了個名字。——石頭！這就是你爹！

周 （恍然大悟）滾——呀！這麼一檔子事呀！

衆感嘆，紛紛議論。

雙 石頭！石頭！（故意大聲咳嗽）噫哼！

石頭頗不自然，以拳擊雙。

趙 老周！這是——我也不用介紹啦！（對妻）這是周教導員！石頭是個好小子！這回

我準備給他立一功哪！不過現在這種關係，……還是叫大家來討論吧！……

周 現在這種關係……石頭！就更好好好的服從營長，不，你爹啦！哈哈哈哈哈！

石 （難爲情的笑了）……

周 現在看起來，石頭在某些方面還是很像你的，打仗那股子勇敢勁兒！脾氣那股子倔

巴勁兒，……（對石命令地）石頭，娘也找見啦！爹也找見啦！往後可不興鬧情緒

啦！……

老漢甲 這可是稀罕事！我看要沒有解放軍！別說你一家子聚不到一塊兒，俺們也得叫

狗日的們折磨死！

妻 這些年俺娘兒倆可多虧他倉奶奶！要沒她老人家，俺們餓也餓死了！

趙 （對倉）老大娘！拿什麼來謝謝你老人家呢！往後多打幾個勝仗！多立幾個功！澈

底消滅敵人叫你們早早過安生日子，來謝你吧！

倉 唉！你們才是那頭一份的功臣哪！全中國的黎民百姓都記着你們的功德啊！

趙 石頭十九啦？我老記得黑蛋該是十八歲，我記錯啦！

妻 你沒記錯！是十八歲！

趙 石頭剛來那天我問過他的，他說十九，我就不再懷疑了。

石 參軍第二年，我怕精兵簡政把我簡嘍，我多報了一歲。

趙 爲報仇什麼也不顧！（對妻）楊有德還在碾盤村麼？這個仇我是要報的！

妻 楊有德？你身後頭那個人是誰？

羣衆又回到楊有德身上來。

老婦 楊有德！你賠我們連生子啊！……楊有德！我要咬你幾口才解氣呀！

老漢乙 營長！楊家父兒倆可不能輕饒啊！真是姦淫燒殺無一不作呀！這一片可叫他們

糟塌苦啦！

妻 （對楊）楊有德！楊有德！你睜開眼看看！（指趙）你認的他麼？你還認的他麼？

楊有德早嚇得面如土色了。

趙 楊有德！你還認的鐵柱麼？（暴烈地）娘拉比的你看看你吃的那個肥勁！十三年！我

爹欠你的賬還沒還清哩！教導員！我真想犯一下俘虜紀律，我豁出受批評！（突然

劈拍打了楊兩個嘴巴，然後回轉頭去擦一下眼睛）

羣衆 咱們打死他吧！

打！打！打他狗日的！

他殺了那麼些人，打死也不屈！

零刀拉！

羣衆一面說一面擁上，石頭也想打，周攔住大家。

周

鄉親們！鄉親們！別忙！這個老傢伙一定交大家來處理！這是個大惡霸！又是個大漢奸大特務！今天還死不下武器！可是我們軍隊逮住他，是沒有權利處理的，我們把他交給政府！由政府召集你們這好幾個村的老百姓開人民法庭來審他，叫大家伙都出出氣！你們說好不好！

衆

『好！』『就那麼辦吧！』『對！』

周

通訊員！

雙

把他送到團部，說這是楊有德！大特務大惡霸！多找兩個人押着！不要叫他死了，死了就不值錢啦！

雙呵叱着用槍對準楊有德，監押下。

國部通訊員跑上。

通

報告！團部命令！（遞給趙一紙）

趙

（看通知）

與趙看通知同時：

石 教導員！（掏出一個小紙包）這是四海交的黨費！

周（接過）石頭！四海跟營長兩年啦！今後你來代替他的工作！

石（猶豫）教導員……我想……你看我够不够格兒？……

趙（把通知遞給周）

通 沒別的事吧？（敬禮下）

趙（看錶，對台右）王力發！通知各連，聽號音在村北集合！（喜形于色，對周）準備連續戰鬥！今天赶到齊家營！可能有新任務！

石 娘！俺們又去打仗啊！回來再看你吧！娘！你別幹嘛，不把敵人澈底消滅了，咱們

也安生不了！打仗是大家的事！這些些同志幫咱們報仇！我也得幫大家報仇！這

江南老百姓還沒解放哩！四海的仇也靠給我啦！娘！……

石 石頭！你不要說啦！娘不拉着你去吧！好好的打！人家爲咱，咱也得爲人家。

妻（對妻）革命就是這個樣子，敵人不澈底消滅，我就要繼續戰鬥到底！只有堅持，

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。……你等了我十三年，可是我還不能放下槍！這是敵人逼的

咱們分離的。今天還有不少敵人，馬上我和石頭又要去戰鬥了！……只要敵人還有一

個存在！我就要時時防備着他！……槍桿是好東西，早先咱爹打官司那會兒，吃

虧的是窮人沒有槍桿兒，這槍有了槍桿兒，就不能放下。……老大娘！你再照顧她

一個存在！我就要時時防備着他！……槍桿是好東西，早先咱爹打官司那會兒，吃虧的是窮人沒有槍桿兒，這槍有了槍桿兒，就不能放下。……老大娘！你再照顧她

幾天！我們部隊上要好生謝謝你的。

倉 你們是爲國爲民的功臣！說什麼謝！

妻 （高興地）你們去吧！別忘記我！我只要看見了你們！我心裏就亮堂啦！我什麼都明白！當初叫楊家逼的沒有法，一個走了一個走，那工夫我心裏實在不想叫你們出來！可是這嚮，我願意叫你們出去打仗！把那些壞蛋統收拾了！消滅的乾乾淨淨！再不過那苦日子！去吧！我等！我等你們十三年都等了，……你們去吧！我高興，……

周 大嫂！打完這一仗回來，派個牲口來接你，到俺們營上住幾天，也跟營長好生說說你們那知心話兒！我買酒！給你們慶祝一下。哈哈哈哈！

趙 （笑）嘿嘿嘿！通訊員！有！

石 趙 有！
石 叫司號員吹集合號！

石 嗯。（敬禮下）

集合號，周、趙向右走。衆送。

歌聲起：

『我們人民的武裝
就是人民的希望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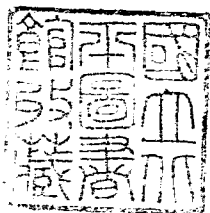
- 100 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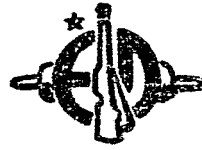
直 接 證

幕落

「全劇終」

八月三十一日晨





一九四

63
-33=3

發